

恒光杯

著競尤

魏
建
輝





U
102123
11

刊 藝 文 月 每

杯 光 夜

著 龍 尤



行 發 店 書 般 一 海 上

月 四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本劇著作者保有上演及攝製影片權。
任何劇社或影業公司，非事先與著作
者接洽，取得同意者，不得排演或改
編！

前言

是去年夏天，與洪深先生等集議寫作「漢奸的子孫」這劇本的時候，首先浮起的問題是寫那類子的人和那類子的事？因為漢奸者流的在歷史上與現實中，是不止百態地出現着，他們所幹的勾當更是「自古已然，于今為烈」地大有寫不勝寫之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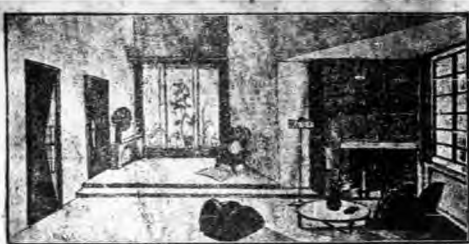
從那個劇本發表之後，曾經劃計過以他們的父女關係為題材，寫一個劇本，因為劇中有兩個機點，不曾安排好，匆匆地寫完了，就老沒有發表，一擱數月，幾乎自己也忘去了。可是從他們身上取材這心念却不曾淡却。

本劇是以報章和雜誌上所刊載的「新刺虎」這紀事為骨幹的，枝葉則取之于一位廣東來客的談話和一些零篇的紀述。自然創作不是實錄，致于要寫年餘來廣東的全貌，自然不是本劇所堪勝任，也不是這樣一個劇本的主點；不過必要接觸的

方面，我是顧三顧四面儘可能地接觸到了。在寫作期間，爲求真計，我也曾訪問過五年前劇中人在上海下過榻的某旅館，和女主角搭過班的某名伶。于劇的發展或素材方面，這兩次的訪問，雖不曾給我多少幫助，但是他們——某名伶和旅館茶房們談論到這件事情的時候，那種憤恨與惋惜的熱情，是使我感動得增加不少寫作勇氣的！「疾惡如仇」的心理，「不爲奴隸」的呼聲，「視死如歸」的壯烈的犧牲，當我們從舊劇「戲子」，旅館茶房，和「供人擁抱的舞女」中感到，聽到和見着時，該多麼爲我們民族前途祝福呵！雖是像劇中這舞女那種近于虛無傾向的行爲，未必盡作爲訓。

感謝：施誼兄讓我用他已成的歌。雲喬兄于百忙中爲我作佈景設計，可以使內地演出者方便不少。自然，演出者儘可以根據舞台條件，實際情形和各自的演出方法自由處理的。

一九三七年春「復活」演完之夜



圖計設景佈之幕一第



圖計設景佈之幕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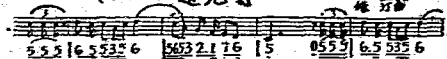
圖計設景佈之幕五，三第



圖計設景佈之幕四第

(奏乐之歌) 花儿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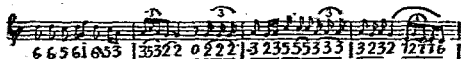
陈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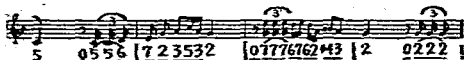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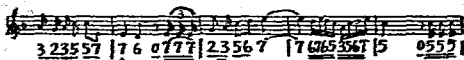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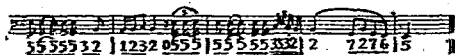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花儿有 醒的 香

目 錄

一、前言

作 者

二、佈景設計圖四幅

張雲喬

三、「這兒有」(舞榭之歌)

施 琳
訂 註

四、夜光杯(五幕劇)

人物

郭	衛	小	勤	郭	應	錢	梅	湯	侯	郝
尋	陳	香	務	平	爾	漢	永	耀	歐	豐
長	長				康	生	聯	華		麗

張媽

李大叔

劉二爺

衛兵甲

乙

時代：

一九三六年

地方：

第一幕

郝鳳慶上海寓所

第二幕

（座兩康辦公廳內的休息室）

第三幕

（麗麗北通寓所）

第四幕

（北平郭母家）

第五幕

（同第三幕）

第一幕

人：

郝麗麗

樊 欣

湯麗華

梅紫馨

錢漢生

時：

一個不很炎熱的夏夜。

景：

麗麗的寓所——墨西哥住宅區的一個相當華貴的公寓(Apartment)內。

壁櫥，窗幔，傢具，一切陳設的色調，式樣與品質，均頗柔美，玲巧而富麗。

舞台後壁的路右有一窗，垂着精美的簾子，稍左一門供進出。右壁有門入臥室和浴室，左壁一排窗開着。

室內大小沙發，矮几，桌，椅，台燈，長鏡，擺設櫃，電話和收音機等各佔着適當的地位。

幕開，輕輕地由窗下傳來彈着「吉塔」哼唱的異國歌曲。

——一個市國的熱情而能相當地控制熱情的女郎——

仆 小姐，您要的夜來香，買到了。

北方老人）。

郝 （連忙收斂起笑容）進來。

（門開，僕歐持一束夜來香進來，他是一個什麼都鄭重其事，相當有風趣的

郝麗麗……在閱讀晚報。她的舉動中多量地流露着舞女的姿態，而不像一般舞女那麼的無知，無感和浮亂，說不上多麼世故或深沉，可是由於坎坷的生活積鎮出來的頑強性，她却很能發揮它。這有重要的一點，很可以做人家辨別得出來的，就是她在新近的一段生活中，剛剛領悟到的不完整的她所謂生之意義，自暴自棄中顯現着自珍自愛的不一致，她時時抑制或誇大某一方面，因此不免有點做作和幼稚。這時她隨便地翻着晚報，突然注意起一條新聞來，看看桌上鏡架中自己的照片，再把視線移到長鏡中去，瞞着自己笑了。

門響……

4
郁 呵，很好！……（放下晚報，接了過來）此刻正是香的時候！

仆 小姐，這兒的那有北京的好，北京的才香呢！

郁 花香還有兩樣？

仆 在北京，這就不叫夜來香，叫晚香玉，比這兒的要香得多了！

郁 是麼？……那末，我馬上可以有北平的晚香玉了！……（插入瓶中）

仆 小姐，您是說……

郁 我明天就動身到北平去！……

仆 小姐您真愛說笑話，您才搬來住了幾宿，就變得蠻好的，幹麼要去北京！

郁 去看晚香玉呀，你不是說北平的花比這兒的香麼？

仆 我是說這一種花香比……

郁 我是挺愛這種花的。

仆 小姐，我知道您這是說着玩兒的，那有爲了愛着點花兒就跑那麼老遠的……

哈哈，小姐，您……

郁 你明天早晨到帳房裏去叫他們把我的帳結一下，就開給我。

仆 小姐，您這是真的？

郁 我要到北平避暑去。

仆 呵，對了……（自怨地）該死，我怎麼沒想到這一層……倒煩了您半天……

（走，自語地）對了，去北京避暑倒是蠻好的……（出）

（麗麗燃香烟，吸，對着花兒出神）

（叩門聲）

郁 進來。

（湯耀華，一個三十四五歲，熱情而冷雋，有點虛無傾向，無意之間，還帶

着點軍人習慣的南方人進來）

湯 麗麗。

郁 呵，耀華！

（耀華脫去上衣，注意地把室內看一遍）

郁 （放下香煙，取晚報）耀華，你看了晚報沒有，我們倆兒的事情，全登載出來了。

湯 給我看。

郁 瞧，這兒還登着我的照片呢！

湯 （讀）「舞女郁麗麗婚變……前在麗園大上海等舞廳，紅極一時的舞女

郁麗麗……與舞客湯耀華同居……感情破裂……離婚訴訟……公堂相見……

調解……協議離婚……贍養費三萬元……」哈哈……

郁 耀華，小報上才說得更可笑呢。

湯 怎麼說？

郁 一張小報上說是因為我另外有了愛人，一張小報呢又說是你另有所歡，所以

這棄了我——一方面說我對人家表示將要進電影公司拍戲，一方面是說我今後決定再去做舞女，耀華，他們真是莫明其妙！

湯 好，讓他們莫明其妙的鬧去吧，越鬧得鬧越好——

郁 你就得了吧，再鬧下去，我可要像要人一樣的被新聞記者、小報記者包圍了。

湯 麗麗，反正你馬上就離開這兒了。

郁 我正在想呢：我突然離開這兒，這些小報記者，不知道又該怎麼樣猜想了？
湯 管他們呢？我們所以要這樣鬧盤扭，這樣打官司，無非是要人家相信我們的離婚是真的。

郁 我們這目的算是達到了。

湯 這是我們初步的成功。

郁 以後呢？

湯 以後的成功，全要靠你的努力了！

郁 耀華，我一定努力，一定不辜負我們這番苦心——

湯 你明天一定動身麼？

郁 等應爾榮大律師的信來了，就走。

湯 不是說他的信約好了今天送來的麼？怎麼此刻還沒送來？

郁 今晚要是他不送過來，明天上午我自己去找他。對了，他還說有點東西托我帶去給他哥哥的。

湯 這很好，能夠帶點應爾榮的東西去，應爾康一定會更相信你的。

郁 我也這樣想。要不然，上海有着一千多個律師，我們這次的離婚何必一定要請應爾榮呢。

湯 你可別忘了，把這些登載着我們的離婚啓事和關於我們打官司這些消息的報紙帶了去，有意無意的給應爾康看見，讓他更相信你——

郁 有我們離婚新聞的小報我都收集了。

湯 登着離婚啓事的日報呢？

郁 昨天的申報給仆歐打濕了，他拿去搥了。

湯 那，趕快叫他去補買幾份來。

郁 唔。（掀電鈴）

（耀華拿烟抽）

（仆歐進來）

仆 小姐。

郁 你去補買一份昨天的申報來。

仆 是。

湯 民報也補一份。

仆 是，是。（出）

湯 （拋掉香烟，鄭重地）——魔魔！

郁 你要說什麼？

湯 此刻是我們倆個最後的一次商量這事情了。

郁 是的，關於這次我已經答應了去幹的這件事情，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需要跟你商量的。

湯 這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情，你不會臨時下不了決心吧？

郁 噢？耀華，我不決心幹這件事情，為什麼決心和你這樣離婚呢？

湯 唔。

郁 事情已經全預備妥了，我明天就得開始去幹，難道你還不相信我？耀華！
耀華，我相信你！（從袋中取出一張車票來）這是一張平漢通車的二等臥車票。

郁 （接過來）謝謝你！（鄭重地收起來）

湯 另外還要什麼東西麼？

郁（思索地）唔……

湯 要什麼東西我給你預備……

郁 沒有什麼了……有些零碎的東西，我自己多預備好了。

湯（取出一疊鈔票來）麗麗，這點錢給你零花……

郁 錢？哈哈，麗華，我不是跟你打官司，打到三萬塊錢贍養費了麼？

湯 不，那三萬塊錢，你留着有很多用處的，這個……（給她放在抽斗內）

郁 麗華，我有一個問題，很早就想跟你商量的。

湯 什麼問題？

郁 我想應該跟你說明……

湯 怎麼不早說呢？

郁（不大好出口的樣子）唔……

湯 說呀，麗麗！

郁 耀華！

湯 什麼話，你只管說呀！我們還有什麼不能說的呢？

郁 我這次去……（不大好措詞似的）

湯 你說……

郁 （決然）我這次去……

（電話鈴子突然響了，耀華在近邊，正打算去接）

郁 （輕聲）耀華，你怎麼好接呢！快別讓人家聽了出來，知道你在我這兒——

（急去接）喂，你是誰？我是麗麗……呵，葛先生……是的，和解了……看

見了，晚報我看見了……也不能算是什麼大刺激……謝謝你……反正我是這

麼個脾氣——唔，抱歉得很，我此刻身體不大舒服……（看耀華，笑）——

今後麼？……呵，你想知道知道……可是我還沒有決定今後怎麼樣呢……真

的，沒有怎麼樣決定……抱歉得很，今晚嗎？……我不想出去了……好，再

見——(掛斷電話)

湯 謹？

郁 晚報館編跳舞週刊的葛衣罕，他說要訪問我一次，問問我今後究竟打算到那一個跳舞場去伴舞？我已經拒絕他了。

湯 麗麗，你方才說——

郁 呵，對了，有一個問題，我應該對你說明：我這次去——

(門外叩門聲)

(羅華大驚)

聲 (門外女子聲) 麗麗，麗麗！

(麗麗急指門，示意羅華，他輕輕地往臥室走，麗麗把他的上衣褲給他，躲入臥室去)

聲 麗麗！

郁 誰？（開門）

（舞女大班錢漢生跟在舞女梅素馨後面進來）

郁 呵，素心，是你！

錢 這位就是，就是——

梅 呵，我給你們介紹，這位就是郁小姐——

錢 好極，郁小姐，好極！

郁 這位——？

梅 錢漢生先生，我們威尼司舞場的大班。

郁 呵，錢先生，請坐！

錢 不客氣，郁小姐！

郁 素心，怎麼沒有到舞場去？

梅 特地先來看看你的。

郝 呵，謝謝你。小姊妹。（對錢）錢先生很忙吧？

錢 差不多——不過，是的，我們威尼司那邊比較別的舞場裏是要忙些。

梅 麗麗，錢先生也是特地來看你的。

郝 呵呵，謝謝錢先生。

錢 哈哈，麗麗，我們多是自己人，你不用客氣。我們雖是沒有多少交往，可是你的名氣，我倒很知道，真是欽佩欽佩。所以請了梅小姐同來介紹介紹，見識見識你。好極，麗麗，你好極了！哈哈！

郝 不敢當，錢先生太誇獎了！（有點不大高興他那副神氣和腔調，一面還担心中着裏面的耀華，敷衍地）今天天氣很熱啊——（看看臥室的門）

錢 是，很熱，很熱！哈哈，麗麗，給你一說我就更熱了！（脫了上衣，拎了拎褲腳管，坐下來扇扇子）

梅 麗麗，這次的事情，怎麼的呢？

郁 什麼事情呀？

梅 你跟湯先生的事情——

郁 呵，離婚了，分開了！

梅 怎麼事前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

錢 對了，聽說你們同居得好好的，爲什麼要拆開呢？

（仆歐進來）

仆 小姐，報補來了。（放下）

郁 你去拿點涼的東西來。

仆 是。

錢 不，仆歐，你等一等，（摸錢）你去給我買幾瓶汽水，——麥沙司的——

仆 ——（欲接不接的）

郁 那裏，錢先生是客人——

錢 不，不……呵，麗麗你愛喝冰淇淋還是汽水？我知道素心是跟我一樣，歡喜喝沙司汽水的。

郁 錢先生，你太客氣了，這兒是我的家……

錢 那裏，那裏，我老早就想請請你了。今天，難得，難得……仆歐，快拿錢去買！

梅 錢先生，把錢收起來吧，麗麗不會肯讓你請客的。

錢（收錢）好，好，那末下次一定我請，麗麗，下次你可不許再跟我客氣了！

哈哈！

郁 錢先生，真客氣！

（仆歐下）

梅 麗麗，這樣突然的離婚，我們真想不到……

郁 （指方才補來的兩份報紙）哈哈，不是登報通知大家了麼！

梅 爲先生昨晚到我們舞場裏來跳舞，把你們的離婚啓事念給我聽了，我還不相

信呢。後來看了小報，又見了今天的晚報，我才相信……。

都是麼？

錢 我，我却一聽見人家談起，我就相信了，素心，你真是小孩子，離婚的事情，難道可以是假的！麗麗，你說是不是？

郁 哈哈！

梅 麗麗，這樣突然，究竟爲的什麼呢？

郁 沒有什麼，分開了就是了。

梅 不，這一定有理由的！你不會做沒有理由的事情！

郁 哈哈，理由麼？啓事上不是說了：「感情破裂，不堪同居——」

梅（易感地）唉！愛情這東西的變化，真太奇怪了！

郁 小妹妹，你將來自然會明白的！

錢 嘩，是不是湯耀華這傢伙變了心？外面有人說他又——

梅 (阻止他說下去) 錢先生……

郁 唔，可以說是他變了心，也可以說是我變了主意。

梅 怎麼說？

郁 他變了心，我變了主意，這還能同居下去麼？

梅 麗麗，我覺得你是有點變了。

郁 是麼？你們也覺得我變了麼？

錢 這我那裏知道，我這是第一次見你。

郁 素心你覺得我什麼地方變了？

梅 你說的話也跟從前不同了。

郁 對了。素心，我是變了，我還想大大地把我自己改變一下呢！

錢 是不是受了這次事情的刺激？

郁 也許是吧。

梅 麗麗，你素來是一個又剛強，又豪爽的人，這樣的事情，你不能看開些麼？

錢 對了，人生在世，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麗麗，何必太認真呢？

郁 哈哈！

梅 麗麗，我們是知心朋友，自從你跟湯先生結婚之後，你就絕跡不進跳舞場，我呢，也每天這麼糊裡糊塗的忙着，我們就不曾好好地談過，今天讓我們像從前一樣，痛痛快快地談談吧。走，我去看看你的房間……

郁 ……（看着錢，想如何阻止素心）

錢 你們進去好了，我就在這兒躺躺。（伸着懶腰，翹起腳來躺在大沙發裏）唉，真累……

梅 裏面這間房子比這兒大還是小？

郁 唔……一樣大小……

（素心走及臥室門）

郁 素心，裏面比這兒熱，我們還是坐在這兒談談吧。（坐下，固意感傷地）對

了，一個青年的女人，離一次婚算得了什麼？（素心站住）不過錢先生說人生原不過是這麼回事，可是我想也許會是那麼回事的！

錢 你說是怎麼回事？

郁 我還年青，我長得也不比別人難看，我相信我自己——

梅 （回近來）麗麗，你今後打算怎麼樣？

錢 對了，我們很想知道知道你的今後。

郁 今後，今後，我方才說過了，我今後也許會改變改變生活。

梅 怎麼樣的生活呢？

郁 不過，這連我自己也說不定……素心，你知道我是素來不大爲自己的今後打算的。

錢 （對素心做暗示，叫她說什麼，她沒有留意）素心。

梅 媛。

（錢漢生暗示她）

（麗施有意避開，不看他們，有點不耐煩地）

郁 （看手表）素心，近來舞場裏的情形怎麼樣？

梅 還是和從前差不多。

郁 你是什麼時候到錢先生那邊的威尼司去做的？

梅 （計算地）是你離開大上海舞場，跟湯先生結婚之後的一個月，我就離開麗

園轉到錢先生那邊去了。

郁 呵，那末也快半年了。

梅 是呀，半年了，時候過得真快！

郁 對了，時候過得真快，少奶奶的生活我已經過了半年了！

（錢漢生再催促素心說什麼）。

(素心點頭，表示知道了)。

郁 素心，你的表上是什麼時候了？(有意地聽聽自己的表)

梅 呵，我今天恰巧沒有帶表。

(門開，仆獻送汽水等上，倒給各人)

(錢漢生一口氣就喝完一杯)

(仆獻再倒給他一杯，揩乾手，從口袋裏取出一張卡片給麗麗)。
仆 小姐，這位先生來看您。

郁 (接過來看) 人呢？

仆 這裏有客，我請他在外面會客廳裏坐了。

郁 你怎麼不早說。

仆 這裏有客，所以……

郁 好，你請他等一等。

梅 錢先生我們走吧……

郁 不，不，難得見，再玩一會兒去。

梅 你有事情。

郁 沒有什麼關係。

錢 素心，你不是要跟麗麗小姐談談麼？

郁 （看出他有要素心再耽下去的意思）對了，再談談去。

梅 那末，你去會你的客好了。

郁 （放下卡片去拉起中右窗上的簾子來）素心，這邊涼快些，坐到這邊窗口下面來吧。

梅 謝謝。你去就是。

郁 （看一小臥室門）錢先生，對不起，失陪了，我一會兒就來。
錢 請便。請便。

(麗麗下)

(素心順序地看室內壁上，桌上的東西)

(錢漢生自己又倒汽水來喝)

(素心看了看擺設櫃內，有意無意地把臥室的門推開一點來，將要伸進頭去看時)

錢 (喝完了汽水) 素心，你怎麼不跟她說話呢？

梅 (順手關上門，回轉來) 說什麼？

錢 你這人，怎麼忘了我們是為什麼來的了！

梅 為什麼來的？我知道她離婚了，一定很傷心，特地來安慰安慰她的……

錢 我呢？

梅 你不是說來見識見識她麼？

錢 我為什麼要見識她？

梅 還不是因為你想挖她去當舞女？

錢 那就對了，方才你怎麼老不提起這事兒呢？

梅 你不懂麗麗的脾氣，什麼事情多要在她高興的時候對她說，才有用的，否則

錢 唔，很多人說她的脾氣大，方才看樣子是有點彆扭的。

梅 可不是，突然離婚的原因，不肯說；問她今後打算怎麼樣？也不肯說。

錢 我猜想她今後準是再做舞女。

梅 你怎麼知道？

錢 她方才不是問起你跳舞場裏的情形麼？

梅 那是她隨便問問的。其實她早就討厭舞女生活了。

錢 是麼？

梅 從前我們一同在麗園舞廳做的時候，她常常爲了一點兒不高興的事情，就跟

人家鬧彊扭。

錢 呵，這我自無法子對付，紅舞女總是愛鬧脾氣的，因為捧她的人多，所以就驕傲，擺起架子來了……

梅 不，麗麗這個人倒不因爲自己紅了就驕傲，就要架子。她平常對人，是很客氣的，尤其是在我們姊妹淘裏，那真爽氣極了：常常幫朋友的忙。有一次，一個舞客欺侮我們隔座的一個小姊妹，麗麗竟跟那個人衝突起來，把桌子都打翻了。還有一次，一個舞客請她坐台子，不知道爲什麼得罪了她，她立刻離開台子，就走了。那個人追上去向她道歉，給她許多舞票，她管着衆人，把舞票統統撕了！

錢 呵，這樣一來，那個舞客，不是沒有面子下台了麼？

梅 是呀，恰巧遇着那個舞客也不是好惹的小抖亂，當時就鬧開了，鬧得大班沒有辦法，只能找經理。

錢 經理呢？

梅 經理出面調解，叫麗麗向那個人道歉。

錢 麗麗道歉了沒有？

梅 她，她才不呢！她說甯願不吃舞女飯。

錢 沒有道歉？

梅 自然沒有。

錢 那末結果呢？

梅 結果麗麗就脫離了麗園舞廳，到大上海去做了。

錢 怪不得麗園該關門了，這樣紅的舞女，也肯放手。

梅 有什麼法子不放手呢？麗麗從那次鬧過之後，死也不肯再在麗園做了！

錢 這個姓湯的湯耀華是她在麗園認識的，還是到了大上海之後才認識的？

梅 是在大上海舞場裏跟麗麗認識的。

錢 你認識這姓湯的麼？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能夠被魔看中了，同居半年，那一定是……

梅 這個人，我是看見過的，可是底細卻不大清楚。

錢 聽說是一個不大開口的好好先生。

梅 是不大愛說話，我們問魔，魔說也只知道他是湖南人，本來是一個軍人，在國民革命軍裏革過命，打過仗，受過傷，從廣東打到漢口之後，他就不高興再在軍隊裏幹，跑到外國去了，回國之後，就一直住在上海的。

錢 （翻着報紙）拿得出三萬塊錢的贍養費，那末他手裏一定是有點錢咯？

梅 聽說是有點錢的。

錢 要是沒有錢，我想魔也不會跟他同居。

梅 那倒不見得。

錢 不見得？

梅 你不知道：麗麗是並不怎麼愛錢的。

錢 不見得吧？那有做舞女，不愛錢的……

梅 真的，從前她在麗園舞廳的時候，有一個在這兒政府裏做參事官的姓應的，很給麗麗花了一些錢，舞票一送就是一百塊，常常帶出去玩兒，兩個人打得火熱的，大家以為麗麗一定要跟他了，可是偏偏不會讓人家猜着。後來，不聲不响地倒是跟這姓湯的同居了。講花錢，那個姓應的花起錢來比湯耀華可漂亮得多了！

錢 （幸災樂禍地）不聲不响的同居得好，現在被這姓湯的傢伙丟手了！

梅 真想不到麗麗會上這個大當！

錢 唔，其實，這次麗麗也不能算是上當。

梅 爲什麼？

錢 麗麗不是拿到三萬塊錢贖養費麼？

梅 可是她的名譽也就一塌糊塗了。

錢 怎麼叫名譽一塌糊塗？

梅 不是麼？官司打到這樣，這幾天的大報小報，那一張不登載麗麗如何被人家

遺棄，麗麗如何上堂打官司的新聞？

錢 （反駁地）唉……，這有什麼關係呢？

梅 沒有關係，你們男人可以沒有關係，可是女人怎麼行呢？麗麗今後真不好做

人了，（感慨地）可恨了她過去那麼紅的紅舞女，好名聲！

錢 噯……（教訓地）素心，你真是小孩子，這樣離婚的官司越打得厲害，大報

小報越登得多，那末對於麗麗這樣的紅舞女就越有好處！

梅 好處？有什麼好處？

錢 好處可多呢！出名了！

梅 這樣的名還是少出的好。

錢 哼，你沒有見一張小報上說，有一個電影公司要請麗麗去當明星，拍影戲麼？那就是打官司，打出了名的好處呀！

梅 我猜麗麗一定不肯去的。

錢 那末好，你勸勸她到我們威尼司去伴舞，我包她一定比從前更紅。捧她的人一定比她在麗園，在大上海的時候更多！

梅 （不大相信地）……

錢 你想，這年頭，跳舞場裏吃的是噁頭，要的是刺激，像麗麗這樣紅過一個時候的舞女，一下子銷聲匿跡了半年多，現在離婚案子鬧得這樣滿城風雨，這一個刺激，還不夠轟動一下子麼？哈哈！所以……

（麗麗突然推門入）

梅 對不起，失陪了這麼久……（把手裏的一封信和一個包放在抽斗內去）

麗麗，談這麼老半天，是誰呀？

郁呵（拿起桌上的卡片）卡片在這裏，你們沒有看見麼？

錢（接過來看）呵，是他呀，怪不得……

梅誰？

錢應爾榮大律師。

梅他怎麼來看你，他不是應爾康的弟弟麼？

郁你沒有看見報上的啓事？這次的案子，我是委托他辦的，後來也是他調解的

錢案子了結了，方才是來收公費的麼？

郁是的。

錢素心，你不是有話要跟郁小姐談麼？

梅唔……

郁小妹妹，什麼事呀？

梅 唔，麗麗，錢先生想請你到那邊威尼司舞場去——

郁 呵，錢先生要請我的客去跳舞麼？真太客氣了！

錢 呢，不是。

郁 那末是要我去做舞女，伴舞？

梅 對了。

郁 呵——這是那種老調子——

錢 不，郁小姐，你半年多不進跳舞場，上海這些跳舞場的變化可真多了。你從前做過的麗麗已經關門了。

郁 這我知道。

錢 大上海呢，近來生意也很清，恐怕不久就也有關門的危險了。只有我那邊是新開的，所以，不是自己吹牛，我們威尼司可以說是比上海那一家舞場都大，都熱鬧——不相信，你問梅小姐，（對梅）索心，你說是不是？

梅 這倒是真的。

郁 那好極了！

梅 麗麗，你到威尼司去了，錢先生說包你一定比從前更紅，更——

郁 是麼？

錢 那自然，以麗麗你這樣的名氣，以我們威尼司這樣的熱門熟路，那一定是——

郁 哈哈。

梅 麗麗，怎麼樣？

郁 唔——

梅 麗麗，你一定去吧，你去了，我也可以多一個伴——

錢 所以，怎麼樣？

郁 過些時候再說吧。

錢 那又何必呢？

都 讓我再過些時候！

錢 不，現在正好，趁現在這個風頭上，大可以轟動一下子，你知道，上海這地方什麼事情多是一窩風。

梅 對了。麗麗，你……

都 （從手皮夾內取出一個銀行存摺來）你們看這三萬塊錢……

梅 三萬塊……

都 是的，三萬塊。

錢 就是這筆贍養費麼？

都 對了，讓我花完了這三萬塊錢，再說吧！

錢 花掉牠？

都 是的，花掉牠。

梅 爲什麼要花掉呢？

郁 我要花掉牠，我要痛痛快快地花一花！

梅 麗麗，你還是這個脾氣，還是任着性子……

郁 對了，我任着性子，我任性的和湯麗華同居，我也任性的跟他離婚，今後我更任性的生活！

梅 爲什麼這樣任性呢？

郁 哈哈，我爲什麼不任性？

錢 這樣任性對你有什麼好處？

郁 好處？好處我倒不會想到！呵（示手裏的銀行存摺）也許這個就是我任性的好處吧！哈哈！（隨手一拋）

（那兩個人莫名其妙地對看着）

郁（興奮地）我，我都麗麗，十四歲死了父親，離開了台灣，到廈門，十五歲

跟着我母親又離開了廈門到上海來……

錢 郁小姐是台灣人，還是廈門人？

郁 我祖上是廈門，從我祖父起就在台南做生意的。在我十四歲那一年的春天，我父親因為生意上吃了東洋人的大虧，家破人亡，母親帶了我回到了家鄉，沒有法子過活，第二年到了上海，爲了想收人家欠我父親的一筆債，那裏知道債沒有收到，她就拋下我死了！

錢 （同情地）唉！

郁 （有點感傷地）我一個人就在這兒糊裏糊塗地混。今年我二十五歲，在上海這人海裏，做夢一樣的混過了整整的十年了！（悲憤地）在這十年裏面，我知道，吃過多少苦，受過多少氣！我爲什麼不該任性一點？

（他們兩個人無言）

郁 講到男人吧，我，素心，你是不很知道的，前幾年我是鄭重其事的愛過人，

相信過人的，可是常常被人家欺騙了去！

錢 湯耀華就是欺騙你的一個？

郁 也許是的。……（看臥室）不過，當初他愛我，我也愛他這倒是真的。

錢 那末，現在怎麼離婚了呢？

郁 變了。

梅 麗麗，這就是你任性的結果了！你當初就不該這樣隨隨便便的愛他，跟他同居，你不是連他的底細也不清楚麼？

郁 現在我很清楚他了。我應該感謝他：他使我明白了許多我從來不曾明白的事情，我和他同居了半年，從他那裏懂得了不少做人的道理！懂得了我過去半生的痛苦是那裏來的！

梅 所以說你改變了！

郁 是的。

錢 湯先生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郁 他麼？（思索地）他是一個有時候會自尋快樂，有時候也會自找煩惱；會犧牲自己，也會犧牲別人……

梅 （天真地）你恨他麼？

郁 恨他？哈哈，我為什麼要恨他？

梅 他拋棄了你！

郁 小妹妹，也許是我拋棄他的呢！

梅 麗麗，你是素來脾氣剛強，不肯輸人家的。即使吃了虧，你嘴上還是說得那麼硬。可是我知道，你心裏一定是很難受的，你這個刺激受得太大了！

郁 （笑）哈，哈，哈，——

梅 你別有意裝着笑臉，麗麗，你一定很傷心……

郁 傷心？素心，就算是他拋棄我的吧，這值得什麼傷心呢？我說過了，一個年

紀輕輕的女子，離一次婚算得了什麼！比如做了一個夢！哈哈！（叫仆歇）

仆歇！

（仆歇近來）

仆
小姐。

郁
買酒，給我去買兩瓶酒來！

仆
是。（應聲下）

梅
麗麗！你……

郁
喝酒，我們痛痛快快喝一次酒，慶祝我的離婚吧！

梅
麗麗，你瘋了！

郁
哈哈！我好比做了一個夢，現在清醒了，素心，你以為我痛心麼？你以為我

悲哀麼？不，我一點也不！

（他們兩個非常同情地抱，默默無言）

(麗麗跑過去開了無線電收音機，裏面正播送着「舞樹之歌」的後半段)：

這兒有軟語溫存

這兒有蜜意殷勤

郁 (興奮地接上去唱)：

這裏有你的快樂——歡欣

這兒有我的痛苦酸——辛

(錢漢生搖頭擺腦地大爲欣賞。麗麗這份興奮地邊舞邊唱)

這兒有一切

這兒沒有黎明！

這兒有——

（麗麗做一個幾乎昏倒的姿勢，突然停住了唱）

梅（急跑上去扶她）麗麗——（大駭）

郁唔！（順勢倒在素心懷抱裏）

錢（駭）怎麼了！

梅（把她扶着坐下）麗麗，你太興奮了！

郁（無力地）唔。

錢郁小姐，不要緊吧？

郁（勉強振作地）沒有什麼！

梅麗麗，你受的刺激實在太大了！你應該靜養靜養——（拿把扇子給她扇風）

郁 謝謝你，小妹妹。

（錢沒趣地走動）

（電話鈴子响）

錢 （順手接了過來）喂，你那裏——呵，在，在，魔魔在家裏——（回頭）魔魔，你的電話。

郁 誰？（接）喂，我是魔魔。——呵，你是蔣凱，蔣先生——

梅 （驚）呀？蔣凱？

郁 （對電話裏）是的，……哈哈，（對室門看）（看）好吧，好的……你先去，你去等着我，我一會兒就來……一定，一定的……（很快地掛斷）

梅 蔣凱？他說些什麼？

錢 誰蔣凱？

郁 我從前在大上海舞場裏的拖車，他死鑽筆立的追求我，我沒有理他，他此刻

知道我離了婚，被人家拋棄了，就來向我報復了，哈哈，好，讓他報復吧，他總算是有丁報復的機會了！（頹然地坐下）

梅 他罵了你麼？

郁 不是，他說請我去跳舞……

錢 請你去跳舞？

郁 是的，我答應了他了，他說讓我們像過去一樣的跳舞，哈哈！

錢 好，那末走呀。反正你此刻心上不很舒服，還是去跳跳舞，可以散散心！
（起勁地）走，我們走。

梅 好的，麗麗，免得一個人悶在家里。

郁 不，還沒有到蘇凱約定我的時候。

梅 他約你到那一個舞場？

郁 巧得很，是你們的威尼司。

錢 好極，好極！那末！我們先去就是了！

郁 不，我要休息一下……（躺到沙發裏去）素心，錢先生，你們請先走吧！

（看着臥室門）

梅 麗麗，我扶你進去，到床上躺一躺……

郁 不用，裏面太熱，我就在這兒躺一會兒。

錢 那末，素心，我們先走吧。麗麗，你一準來。

郁 準來！

錢 一會兒舞場裏見！

梅 （和麗麗握手）再會，麗麗！

郁 （陡然立起，真的熱情地握住她的手不放）小妹妹！（真的感傷了起來）

梅 （驚異了）麗麗，你怎麼了？

郁 素心！（真的哭了）

(錢漢生呆住了)

梅 (還是以為她是受了離婚的刺激，安慰她)麗麗，忘了吧，你素來是剛強的人，把湯耀華這個人，把離婚這件事情忘了吧！

錢 真的，郁小姐，我又要說了！人生在世，原不過是這麼一回事，何必太認真呢！——走，還是一同到跳舞場裏去混混吧！

郁 唔——

梅 麗麗，你平靜一點，珍重身體要緊！

郁 好，素心，願你也珍重！再會！

梅 再會！

(梅素心跟着錢漢生出)

(麗麗從開着的門裏脈脈含情地目送着她的背影，呆呆地立着)

(湯耀華從臥室出)

湯（見狀驚異）麗麗！

都（回頭）耀華，（投在他懷裏）

湯 怎麼了，你？

都 唉！分別了！梅素心這小妹妹，我很愛她，我很同情她。今天分了手，恐怕永遠不能再會了！

湯 你不是答應他們一會兒還去跳舞麼？

都 不，我這是要他們快點走。

湯 那末，蔣凱呢？

都 還管他這無聊的傢伙幹麼？我們還有重要的事情沒有商量好呢！

湯 麗麗，你方才究竟要對我說什麼呀？

都 耀華，我這次去找應爾康，萬一要犧牲——

湯 不，麗麗，我已經給你預備好了，只消應爾康能夠相信你，能夠和從前一樣

的跟你要好，那末你可以不必犧牲，會安全地回來的。

郁 耀華，我不是怕犧牲性命，我只是擔心——

湯 (急接話) 你担心你沒有法子下手麼？這個(從一個小盒子裏取出一隻寶石戒子來)麗麗，這是我替你預備的——

郁 (注意) 預備的什麼？

湯 (把鑲着的寶石移動給她看) 麗麗這樣的大漢奸，敵人的傀儡，戒備得一定很嚴密的，你下手的機會一定很少。這戒指的寶石底下藏着一種極厲害的毒藥，只消放一點在吃的東西裏面，沒有顏色也沒有氣味，吃了下去馬上就見效，而且不會露痕跡的！

郁 是麼，這好極了！

湯 麗麗，你戴着，你用它來除掉我們民族的罪人！這比手槍，比炸彈，都好！
(代她戴在指上)

郁（滿意地看了一會兒）耀華，我什麼時候下手最好呢？

湯 最好是晚上，你想法子給他吃了，他馬上睡着了，永遠不會醒轉來了，你就在那夜裏逃走！

郁（驚異地）耀華，晚間我怎麼有機會和他在一起呢？那不是……耀華，不，我不能這樣！

湯（給他這一說，思想倒矛盾起來了）唔，魔魔……

郁（嚴重地）不，我決不！耀華，方才我幾次想對你說的，就是這個問題，這個貞操問題！

湯（大悟）呵——（理智地）魔魔，不打破貞操觀念，你這次就不必去，因為……

郁 那末，成功了，我也不逃回來見你了！我也就吃一點這（舉手吻戒指）裏面的……

湯 能夠逃，當然該逃回來！

郁 不，我以後再沒有臉見你了！

湯 （正色）不，麗麗，在這種場合，你把貞操問題，看得比民族的利益，比國家的危亡還重麼？

郁 難道我犧牲了貞操，去刺死了應爾康這樣一個人，國家民族，就此……

湯 自然，麗麗，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現在應爾康之外，還有不少的應爾康，刺殺漢奸之外，還有不少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不過，你恰巧有這樣一個機會……除掉了應爾康這樣的人，對於敵人，是去掉一個有力的工具，對於漢奸，是殺一儆百……

郁 那末……

湯 （看表）麗麗，現在十點零十分了，我還等着有事情去，你不必固執，你再考慮……

郁（決然）不，耀華，我不用考慮，我決心了！我明天就走！（指）應爾榮的信，方才已經送來了，他還托我帶一包東西給他哥哥的！

湯好，下一個月的今天，希望能夠得到成功了好消息，我希望你已經成功了回來！（和她握手）

郁（握手）但願是這樣！

湯萬一你到那時候還沒有機會，沒有成功的話，那末我在下一個月的明天，趕到北平，你到北京飯店來找我，或者我來找你，我們再商量別的方法。

郁耀華，我既然決心犧牲，我想不消一個月的。

郁不，爲了你能夠安全地逃回來，你千萬不能操之過急，一定要佈置得很週全了再下手。你記着我，我那時候改姓屋樑的梁，叫梁安東！

郁安東！

（兩人擁抱）

(窗外傳進街頭的音樂來)

湯 魔魔！

郁 安東！

(打門聲)

(兩人急分開)

(仆厥送酒上，倒滿兩杯，即退出)

湯 (擎杯) 魔魔，祝你成功！

郁 (碰杯) 願我們成功！

(外面正奏着悲壯的音樂)

——幕——

第二幕

人：

郝麗麗

唐爾康

郭平

鄭務

時：

前幕的一週之後，郝麗麗到北越的第四天，一個炎熱的下午。

景：

是新加坡漆可是顯得建築式樣已經古舊的三間屋子——辦公廳。

舞台全面是正中的一間——休息室。後壁中爲進出的正門，開着的時候，可以見到通出去的一條深長幽寂的走廊。偶然也可以看見戴鋼盔荷槍的崗兵的影子，門關着的時候，也時時有沉重寂寞的鐵跟皮鞋的走動聲和立正聲。

左右各有一門，掛着辦公室，寢室的牌子。

室內用具不甚調和，有新式的大沙發，電扇等，也有着舊樣的桌椅和几等。

壁上有大鏡框裝着兩幅長官的放大照像，有閱兵或類乎登極之類的盛大典禮時拍攝的大場面留影，有大幅的，某一部分顯着特別顏色的地圖。

桌上有一個大瓶中插着大束的丁香玉花。

幕開時麗露坐在沙發椅裏，她的穿著和打扮比前一幕中更漂亮更動人了，而且一點不放鬆可以賣弄她的風姿的時機，但是這種賣弄風姿的表現，我們留心地去觀察和分析的時候，就可以辨別出是她的一種有意的「表演」，是爲了達到她某種目的

的誘惑，所以也可以看出她在做着如何壓制着不讓這「表演」過火，免得露出痕跡的功夫來，因此她的賣弄風姿的底層是嚴肅的，苦心的。在她偶「不做那種「表演」，而回復到本來的面目，或者失去誘惑的對象的時候，很快地就墮入回憶和靜默的氛圍中去了。

應爾康和她談着話，他四十二三歲，稠密滿面，態度輕浮，沒有政治家風度，只隨時流露着裝腔做勢自以爲了不得的習慣，沒有事業家的信力，而是財色自操，無可無不可的糊塗蛋，貪生漢，享樂者。

郭軍嚴肅地，職業的習慣地立在一邊。他魁梧的軀體中有着純潔的靈魂。與其說他忠厚誠實，還不如說他是質樸簡單，有點知識，可是見聞並不多。雖是沉默，而他不會運用腦子去多作想象。他相信別人，正像相信自己一樣，有整性的脾氣，而自以爲像他這樣的身份，是不配輕於發作的。三十歲的人了，還沒有過妻子的溫存，可是倒霉的是他這要命的職業，逼着他睜着眼睛白瞧人家男女間的許多交往，因此養成他對於女性，特別是漂亮女人的一種反感，同時也具備一種一有機會就比別的

男子更容易熱愛女性的易感性。這時他立在那兒看着主人和麗麗親熱地談笑，麗麗是像無動於衷，可是內心却有若難言之惘的。

應（輕浮地）哈，哈，哈，真有趣極了！還有呢？

郁還有……，沒有了。

應麗麗，你不是說有很多有趣的事情麼？

郁我的全告訴你了，應長官，還是談談你這兒有趣的事情麼。

應我這兒？

郁是呀，你做著這兒二十二縣的長官，真像皇帝一樣了！

應（滿意地）哈哈。

郁聽說這兒的兩省，呵，五省。將來全要歸你管，真的麼。那時候……

應唔，這個現在還說不定。

（麗麗整理一下自己）

應 魔魔，近來上海是那個跳舞場最熱鬧？

郁 熱鬧的跳舞場可多啦，自從我離開上海之後，新開的幾個，多很熱鬧。

應 (有興趣地) 那末新奇的花樣一定也更多啦？

郁 自然，那些人，是全靠翻新花樣，發財的！

應 那末——

(勤務入)

(郭平注視)

勤 (敬禮) 報告長官！

應 (嚴肅地看看他)——

勤 有客。請長官去會客。

應 混蛋！

勤 (惶恐地) 是是——

應 辦公時間早就過了，還會什麼客！

勤 報告長官，是春田顧問官同進來的友，友邦客人。

應 （思索地），春田顧問同來的？呵！是不是倭倭的，有點小鬍子的？（連忙誠惶誠恐地立起，預備走，突然又停住，對勤務）混蛋！

勤 是。

應 怎麼不早說？

勤 ——是。

應 快去請文教廳的王廳長，要他趕快到會客廳來！

勤 是，是。（出）

應 麗麗，我去會會客就來。

郁 請便。

應 （走，又立定）麗麗，星屋（指寢室）有無線電機，有唱片，你要是在這

兒厭氣了，進去隨便玩兒……

都知道了，你去就是。

（郭平開門，應出）

（郭平關上門，）

（門外有崗兵立正敬禮聲）

（麗麗的視線由壁上應的大照片移到自己手上的寶石戒指，再四顧室內時，見郭平）

都

（思索一下，對郭平做嬌媚態）副官，這一次您怎麼不陪着長官去會客？呃！

郭

（慢吞吞地直截了當地是不大願意跟她多說話，也是不善於談話）長官此刻會見的是友邦客人，——這反正不會出亂子，不用我陪着去。

都

呵。（坐下，用小鏡子小手巾什麼的整整容）

（郭平正人君子地做着不屑的表示）

郁 您真辛苦，這麼熱的天，得時時刻刻留着神。

郭 還好。

郁 聽廳長官說，您真是好極了，沒有您在身邊，他就不放心。哈哈，您真是廳長官的趙子龍！

郭 （驟然的得意，倒弄得有點窘了）不敢當，您，郁小姐——

（因為他的窘態，談話就這樣尷尬地擱住了。他好奇地，也有點貪婪地打量着面前這位頗有誘惑性的麗麗）

郁 （是有意無意的誘惑，更是有目的地和他熟識）呵，幹嗎這樣客氣？請坐呀！

郭 （被一說得頗不自在地）不——我是立慣了！

郁 天氣怪熱的。

郭 差不離兒。

郁 對了，倒跟上海差不離，照理說，這兒北方的天氣——（去開了電風扇）郭副官這邊坐，涼快些……

郭 謝謝。

郁 郭副官太客氣了，……我是隨便慣了的，尤其在廳長、官這樣的熟人，老朋友跟前，更不會客氣……

郭 不用客氣。（坐下，又立起）您也請坐呀！

郁 是，是。（坐下）

（局面弄得很嚴肅，談話又中斷了）

（沉默一會兒）

郁 （是打開僵局，也是有意的探談）副官，這兒的街道，馬路什麼的，您一定是很熟了。

郭 馬馬虎虎！

郁 我是初次到這兒，真是人地生疎，廳長官又是公事忙得很，我有許多事情，很想請教諸教郭副官，可是您老是這樣客氣，真駭得我不敢開口——

郭 您，郁小姐儘管說就是。

郁 聽口音，您跟長官是同鄉？

郭 一點兒也不錯，我也是溫州人，我還從小就在二少爺家裏長大的呢！（頗爲得意的樣子）

郁 誰，二少爺？

郭 喏，（指鏡框中應的照片）就是這廳長官呀，他弟兄三個，行二，我們從小就管他叫二少爺。

郁 呵，怪不得……。你一向就在政治界做官的吧？

郭 不（立起）我那兒說得上——缺資格，二缺福份，全靠二少爺栽培我：前些年他在郭松林將軍衙門裏當外交處長的時候，就給了我一個小差使，後

來，二少爺升官升到別的地方去，我因為我媽生病也就回到家裏去了。

郁 是什麼時候再到北方來的？

郭 (記憶地) 呢，是上海打仗之後，呵，(連忙又改正) 不，是這兒長城打仗之後，二少爺升官到這兒來了，他當了這兒戰區幾縣的行政督察專員的那一年，媽的，我心想在家鄉一輩子也混不出頭，就跑出來又投奔二少爺了！可巧他要一個保鏢的，就把這差使派給我了！

郁 你的運氣可真好，現在他當了這兒自治政府的長官，你也高升到副官了！

郭 嘿，此刻還不算怎麼樣，但願應長官成功了五省的自治政府，那時候我們才抖呢！

郁 (看看她手上這戒指) 那是的……

(外面突然有崗兵立正敬禮聲)

(門開，應爾康入)

(郭平敬禮)

(麗麗迎上去)

應麗麗。

郁客人走了麼？

應走了。

郁(脫口而出)是怎麼樣的客人？

應咳，客人就是客人了，怎麼叫：是怎麼樣的客人呢？

郁(感覺到不該這樣問，連忙補救，嬌嗔地)喔喔，我問問是男的還是女的，也不能問麼？

應呵，男的，男的，是我留學的時候就認識的一位朋友，春田顧問官的同學，張谷川先生。他是博士，教育博士，教科書專家，這次是從關外到我們這兒來游歷考察的，我們已經有幾年沒見面了。

郁（順便地）幾年不見的朋友，會了面，那一定是……

應是的，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很能開玩笑，你以後沒事兒，可以跟他撻撻

天……

郁我不會說話怎麼辦呢？呵，對了，你給我翻譯。

應不用，他非但能夠說北方話，也懂你們的福建話的。

郁你方才不是說他已經走了麼？

應不，我們已經請他做了我們的教科書編輯委員會的顧問了，所以我方才特地

請了文敬廳長一同跟他見見的。麗麗，你知道，張谷川博士是教科書專家，

在關東編了兩年教科書了！

郁呵，那末編成功了一定很合用咯！

應那自然，一個月之後，各小學開學的時候，我們就有自己編的新教科書了！

郁（嬌滴滴地）瞧，怪不得你該這樣忙了，連小學生讀的教科書，也要你操

心！

應 誰願意操這麼多的心呢？沒有法子呀！書櫃裏賣的現成教科書，他們說全不合適，全不能用！

郁 不，我是說你這樣操心，不怕累麼？

應 （得神地）噉噉！麗麗，我一看見你，（色怯地）我一見你，就高興了！
郁 是麼？

應 不信你問郭平……郭平，是不是？

郭 （正貌正色地）是是。

郁 （一笑）……

應 （更色怯地）麗麗，你越長越好了！

郁 不，我瘦了。

應 沒有，沒有瘦。

都 我自己覺得這幾天，瘦了。

（勤務送啤酒上，把桌上的酒瓶等收拾了，退下）

〔郭平過來，拿起啤酒瓶來看看牌子細心地驗了驗瓶口的封蓋，然後開瓶倒〕

〔麗麗看見他驗瓶時，潛意識地看了看自己手上的戒指〕

（郭平倒了一杯給應，一杯給麗麗）

都 謝謝副官，我不喝。

應 喝喝，麗麗，我這是最好的太陽啤酒！

都 我今天有點頭昏。

應 那末少喝點，（自己喝）麗麗，記得我們在麗園跳舞場喝香檳的情形麼？

都 怎麼不記得，那真有趣極了！那時候，你……！

應 來，我們再來跳一個！郭平！

郭 有！

應 開無線電！

郭 是！（入寢室去，開了）

（無線電機中放送着「華爾茲」的調子來）

應 好，「華爾茲」，麗麗，來，看我退步了沒有？（踏着步走過來）。

郁 （避他）不……

應 爲什麼？

郁 要跳你幹麼不和我到北平或者天津跳舞場裏去跳？

應 今天就先在這兒……

郁 這是你的辦公廳，又不是跳舞廳！

應 管他媽的辦公廳跳舞廳！在我們的建設廳仇廳長沒有在這兒建築跳舞廳之

前，我們就把這辦公廳借用一下吧！來！（衝上去，抱住她）

（麗麗敷衍地伴他跳，轉身時注視着壁上的地圖，轉近沙法前面的時候，她

突然倒在沙法裏去了。

應 怎麼了？麗麗——

郁 （捧着頭）我頭昏！

應 郭平！

郭 （在內）有！

應 關了！

郭 是。

（音樂停）

應 怎麼一下就頭昏了？

郁 我心裏很難受。

應 病了麼？

郁 不是。

應 那麼爲什麼？

郁 我一下想起了湯耀華，我心上就不好受了！

應 過去的事情，你還想它幹麼呢？

郁 （病態，而更嬌妍地）你不知道我這人的脾氣：我愛的人，一輩子也忘不掉；我恨的人，也是永遠記着的。所以我忘不掉你，也老是想起我恨的湯耀華來……

應 湯耀華這傢伙真是可惡！麗麗，你既是委托了我弟弟做了律師，跟他打官司，就不應該這樣和平解決，登報協議離婚了，拿三萬塊錢賠養費了事！

郁 應該怎麼樣？

應 應該讓法官重重地辦他一下才痛快！

郁 說起來，其實還全靠長官你弟弟應大律師呢：要是換了別的律師，被湯耀華花錢買通了的話，那我不但得不到這三萬塊錢的賠養費，連我的名譽地

位，多會被弄得完全破產的！（言下有不勝憤慨的樣子）

應 好了，麗麗，我們別提這個吧，你也別再想他了，現在你離了婚，到我這裏來了，不是很好麼！

郁 （似乎極憤恨地）長官，我當時是這樣想的：我來找你，要是你已經把我忘了，不像從前我們在上海麗園的時候一樣地愛我的話，我打算就——

應 打算怎樣？

郁 我打算就吞安眠藥自殺了，毀滅了我自己！

應 嘛，還是這樣的小孩子脾氣，想些傻念頭！

郁 你不知道，離婚，被一個男人拋棄了，對於我們青年女子是多麼重大的打擊，多麼難受的痛苦！

應 好了，好了。

（郭平出現在門口）

郁 (痛苦地嘆氣) 唉!

應 (就近她來) 麗麗! (吻她)

(郭平想退回去)

郁 (撒嬌) 唔——! (避過去)

應 (抬頭) 呵，郭平!

郭 有!

應 你出去!

郭 是!

應 外邊侍候!

郭 是! 是! (得着赦免令似的出去)

(應輕狂地正想輕舉妄動)

(麗麗居然地離開了)

應 麗麗！（追上去）

郁 （防禦地）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應 答應你什麼條件？

郁 當着人面前，不許碰我！

應 （嬉皮笑臉地）那末，現在，現在總可以——！

郁 方才郭平在這門，你……

應 呵，郭平，郭平不要緊！他非但白天跟着我，晚上也陪我睡在這邊辦公廳

裏，我對他就無從秘密，而且也不必秘密！

郁 爲什麼？

應 他是我的侍衛副官，我的保鏢，他得保護着我呀！

郁 你這樣相信他，他真可靠麼？

應 可靠，可靠極了，我和他的關係，就像親兄弟一樣。

郁 親兄弟？

應 他的媽是我的奶媽，我是吃他媽的奶長大的。

郁 呵，怪不得。

應 他從小就在我家裏養大的。麗麗，你別看他這麼粗理暴氣的樣子，他有點最好的好處？

郁 力氣很大是不是？

應 力氣大還不稀奇，他第一是忠心主人，對我是忠心極了！第二是孝順母親，就是我那個奶媽。

郁 另外還有點傻得可愛，是不是？

應 你覺得他傻麼？

郁 他老是這麼傻理傻瓜的看我：一雙大眼睛，咕朗咕朗的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

應 呵，那是他老是注意地看人看慣了。因為他有保護我的責任，所以除了友邦

朋友，他把每個來看我的人，都當做是謀害我的壞人看待的，這就是他對我心

極 每一個來看你的人，都是壞人？

應 麗麗，對於你自然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呵，我明白了，他的所以這樣愛看

郁 （以一種撒嬌來掩飾她的若無其事）看得我怪難為情的！（表示不好意思地

低下頭去，視線留在手上的戒指上）

應 哈，哈，哈，……

（麗麗急抬頭）

應 誰叫你生得這樣漂亮呢？麗麗！

郁 （微嘆）我漂亮不漂亮關他什麼事？

應 郭平，因為他今年三十歲了，還沒有結過婚，更沒有和像你這樣漂亮而又開通的小姐交際過，所以不免有點優優優瓜的……

郝 我不懂你的意思……

應 哈哈，麗麗，你就讓他多看看得了，熟了就會不覺得怎麼樣的！

●（麗麗假裝着突然傷心起來）

應 噢——

郝 （拭淚）

應 怎麼了？麗麗！

郝

應 什麼事呀，這樣——

郝 （拭乾了眼睛）沒有什麼？

應 你一定又想起什麼來了？

郁 (搖頭)……

應 你告訴我！

郁 我覺得你不愛我……？

應 唉——我這不是很愛你麼？

郁 說得那麼好聽！人家老遠的從上海趕到你這兒來，你却老是冷冰冰的對人！

應 你來了這幾天，我們不是常常見面的麼！

郁 見見面有什麼稀罕！

應 那末……

郁 晚上從來不到我那邊去去！

應 麗麗，你知道我不便住在外面，我得住在這兒辦公廳裏的，不比從前了，所

以……

郁 對了，不比從前了，所以說冷淡了！

應 噯——這那兒就是冷淡呢！

郁 老是我來找你，到這古廟的辦公廳裏來——

應 我不是關照了交際處的顧問官，特別允許你自由出入麼？魔魔，你要知道，這是一個自治政府長官的辦公廳，而且又是尊嚴的孔聖人的孔廟，不是我愛你，交際處的顧問官能允許你進來麼？

郁 來了三四天，這兒離北平這麼近，而且我從來不曾到過北平，你也不說陪我到北平去痛痛快快地玩一玩！

應 唔，北平——

郁 （學他的口調）唔，北平——（賣弄地）我知道——

應 知道什麼？

郁 我知道你為什麼不同我去北平玩兒？

應 為什麼？

郁 你怕你的太太知道了，吃東洋醋，跟你鬧是不是？（大笑）噫噫——（快）那

末，我們去天津玩，怎麼樣？

應 好的，讓我想想什麼時候……

郁 你那一天有空？

應 近來我很忙，（思索地）唔……

（內面辦公室內的電話鈴子響）

（郭平進來）

（內面電話鈴再響）

（郭平走到辦公室門前，推門將入）

（內面的不響了），這兒徐麗麗那邊的一架電話却響了起來）

郭 （回身）唔——。（站住了）

郁 （笑，順手接過來聽）喂，喂……你講的什麼？……呀……呀……（對應）

我聽不懂……

應

（接，很神氣地）……那兒呀？我這兒是長官辦公廳……是，我就是，我就是長官！……你誰？……（突然變得十分客氣起來，用一種親善語接下去）

呵，（誠惶誠恐地）秦皇島東興公司？……你是東興公司的吉謙先生！……

呵，吉謙先生您好？您……（恭敬的有跪下去請安之勢）您現在在那兒呀？

……呵，是，是，您此刻在沽口……什麼？請您大聲說……什麼……？海關

上又扣留了貴公司的大批貨物？……是，是，這是固意搗麻煩！……唔，一

定，我一定竭力辦理，依照尊意辦理……一定交涉到放還貨物，決不讓貴公

司受損失……不敢，不敢！……呵，貴公司近來有個新計劃？……怎麼樣的

新計劃呢……唔，這很好！……對了，這樣非但可以不受海關檢查，而且可

以比從前更加運銷得多了……自然，我這兒決無問題……歡迎得很……那末

您幾時來……好，好，我們當面詳談！……再會！

（掛斷，吃力地揩汗）

（麗麗在聽懂了他的話是關於走私之後，當他繼續講下去時，對着地面作憤怒和計劃的表情）

應 唉，煩死了！

郁 又是爲了運貨的事情麼？

應 海關真混蛋！又把東興公司從秦皇島運來的貨物。統統扣留了！

郁 是麼？扣留了怎麼辦？

應 怎麼辦？又得我派人到天津去交涉。要他們放還——

（勤務入）

勤 （敬禮）報告長官！

應 （看着他）——

勤 外面有一位老先生，要進來見您，說是從溫州來的！

應 溫州來的？

勤 是。顧問官不放他進來，叫他走，他不肯走；現在還在大門外面，，，

應 ！姓什麼？

郭 說是跟長官同姓，呵，對，他還說是您的叔叔！

應 郭平！

郭 有。

應 你去看看。

勤 是。（出）

（勤務跟出）

應 ！（自語）——我的叔叔！

郁 你有叔叔麼？

應 有是有一个，，，（考慮）可是那老家伙不會來見我的！（肯定地）唔，不會

來的！

郝 你怎麼知道？

應 他很頑固！

郝 許是我差使來了。

應 我差使可不成；我這兒，除了郭平，絕對不用第二個家鄉人。這是我的脾氣！

郝 爲什麼？

應 這，你們不懂！

（郭平入）

郭 報告長官：

應 ！（看着他）

郭 是方韓老伯伯，他從家鄉特地來見長官的。

應（不相信地）特地來見我？！

郭是的，——呃，他說是代表家鄉姓應的全族來見你的。

應（大爲高興地）是麼？

郭報告長官：我已經請交際顧問官允許老伯伯進來了，此刻在長官會客廳里。

應（驚喜地）我一會兒就來！

郭好好。

（應神氣十足地整裝走）

（郭平跟着走）

應（回顧）郭平，你就在這兒陪郁小姐談談吧。

郭是。

應（笑）可別優理優爪的啊！

郭（笑）嘻嘻！

郭 (莫明其妙地)——是。

(應下)

郁 郭副官，外面這位應老先生也是一向做官的麼？

郭 他是我們溫州的一位老革命黨，民國初年做過官，後來就一直在本鄉當紳士。……老了，今年六十歲了！

郁 是應長官的親叔父麼？

郭 親叔父。呃，二少爺自己的父親死得早，他們兄弟三位，多是這位叔父招扶大的，二少爺在中學校念書的時候，因為人聰敏，這位叔父就格外喜歡他，所以送他出洋去留學了……

郁 那末，現在應長官發跡了，做着這樣大的官，這位老叔父來了，一定要好好兒接待他的了！

郭 小姐，您不知道，近幾年來，他們叔姪兩個不大對勁兒了！

郁 不大對勁兒？

郭 對了，這位老先生不大贊成長官。

郁 是麼？爲什麼？

郭 唔。（輕聲）就是因爲——

（魔鬼注意地聽）

（電話鈴子响）

郭 （接）……喂……是的，我就是……什麼……北平來的長途電話……你快接過來……

郁 是北平廳太太給長官打來的麼？

郭 不，說是我的電話，那一定是我家里打來的了……（叫電話）喂，喂……（沒有回响）

郁 郭副官的寶眷也住在北平？

郭 我媽在那兒住？……（再叫）喂，喂……我姓郭……就是我……唔……你是

張媽麼……什麼？……老太太怎麼樣？……張媽，你慢慢兒說，大聲一點，

幹麼這樣着急呀……呀！老太太病了？……什麼病？……唔，唔……大夫怎

麼說？……他說病勢很沉重麼？……唔，……你告訴老太太：我一定請假回

來看她……唔，唔……（儼然地掛斷，沉默一會兒）

郭 老太太多大年紀了？

郭 六十三歲。

郭 呵，平常很健康吧？

郭 唉，年輕的時候太辛苦了，所以近年來常常鬧病。就是因為多病，她不願意

我離開她，我呢也不放心把她留在家鄉，才把她老人家接到北方來住的。

郭 年老的人一有了病，是更會想念子女的。郭副官，你應該回去看看她才對。

郭 等長官來了，我就請假回去。……要是不讓我請假，那可糟了！（自語地）

媽的，有個兄弟或者姊妹也好，可巧我媽就只有我一個兒子——

郁 那末你更應該趕快回去侍候侍候她了。（看自己手上的戒指，唯恐他不決心地加強勸他走）方才電話裏不是說：病勢很不穩麼？年紀這樣老的人——

（外面突然有吵鬧聲）

（郭平和麗麗注意聽：是應爾康和一個老年人的聲音）

老 ——（聲音凄蒼而憤激）——你回去——我要你回去！

應 （老羞成怒的聲音）滾你的蛋！管我回不去！

郁 誰在和應長官吵？

郭 是他那位叔父的聲音——

老 ——我們應家的祠堂，我們姓應的祖宗——坟墓，都被某人毀了！

應 ——干我什麼事？——

老 ——因為你，因為你這不肖的子孫，汗奸！

應——老混蛋，你瘋了！

老——你這漢奸，賣國賊，你這狗——

應——來人！

（崗兵跑過去的沉重的腳步聲）

（郭平拔槍出）

（麗麗興奮地）

應——把他趕出去！

（有好幾個聲音答應：是！）

（接着是爭扎聲，碰倒東西聲）

老——好，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這——

（聲音被突然截住）

（掙扎聲）

（郭平扶應入）

郁 怎麼了？

應 瘋了！這老傢伙瘋了！……郭平！

郭 是！

應 叫人立刻把他押送出境，送到南邊去！

郭 是。

應 禁止任何人跟他談話！

郭 是了！（出）

郁 （裝着莫明其妙地），是怎麼回事呀？

應 沒有怎麼樣，這老傢伙，活得不耐煩了！

郁 就是那個叔父……

應 （掩飾地急忙劈開去）什麼叔父，瘋子！一個瘋子！

（勤務又送啤酒上）

應（餘怒未息）用大杯子倒！

勤是！（進辦公室去拿出一個大玻璃杯子來，拿起瓶，找郭平不在，不知是開瓶好，還是不開好）

應攔着！

勤是！（放下瓶）

應（指寢室門）進去點燈，燒點烟！

勤是。

郁你不舒服麼？臉色有點兒——

應沒有什麼，方才給這瘋子鬧累了！（自己去驗了酒瓶的封蓋，將開瓶）

勤（這時他走在寢室門前，回身）請問長官：燒「雲土」，還是燒顧問官送來的「紅土」？

應 混蛋！（揚起他手裏的太陽牌啤酒瓶來）我愛喝那一號啤酒？

勃 是，是！（入）

應 （先倒點啤酒洗洗杯子，然後再倒一大杯，一飲而盡）死——（躺在沙發裏）

郁 不再喝點麼？

應 謝謝，夠了。

郁 （回顧室內，由躺着的應看到自己手上的戒指，決然地）讓我敬你一杯酒，壓壓驚，舒舒氣！

應 好，那末，你也陪我喝一杯。

郁 好的，我陪你喝！

應 麗麗，讓我們像那時候在麗園舞場喝香檳一樣的碰杯——

郁 好的，我們碰杯！

（應興奮地起身，拿起他放在大沙法前小几上的大杯子）

郁 你累了，躺着歇息，（接過杯子來）我倒給你。

應 （又躺下）唔，真給這老瘦子鬧累了！

（麗麗把剩下的啤酒先倒在一个小杯子裏，然後脫下手上的戒指，又急著拿起另一個未開的啤酒瓶來，是有點心慌，手抖得不大願意）

應 叫勤務來開吧。

郁 不，你以為我連一瓶酒也不會開麼？

（用力地開了，往大杯子裏倒，連忙又停住，放下瓶，側過點身子去躲着麗麗，拿起寶石戒指來，急移動鏗着的那塊寶石，這時心裏是已經鎮定得多了，可是濕淋淋的手却有點滑，急取手帕來擦乾了手，再擦乾戒指，再想移動那塊寶石時）

（門突然開了）

（郭平闖入）

（麗麗一驚慌，鈴，戒指落在已倒滿酒的小杯子裏去了）

郭 報告長官：

應 晤。

郭 由特務機關長，派人把老伯伯送走了！

應 （突然坐起）好，麗麗，碰一杯！

郁 （拿起那小杯子來）我的戒指落在杯子裏了！

應 喔——，怎麼會落下來呢？

郁 我瘦了——

應 麗麗你真的瘦了麼？

郁 我說我瘦了，連手指頭也細了，所以——（用手指往杯子裏去取出它來，可是取不出）

應 哈哈，倒在痰盂裏不就得了……

郁 呵，不。（往痰盂前去倒了出來，急用手帕擦乾，看，摸摸那塊寶石）

應 給我看看，是什麼好戒指？你這樣寶貝它！

郁 不給你看。

應 哈哈，不能給我看看，是不是？那我偏要看！

郁 好，給你看。（給了他）

應 （看）沒有什麼特別味。

郁 本來是一個很平常的寶石戒指嘛。

應 麗麗，那兒來的？

郁 （給他這一問，有點驚悸，可是竭力壓住了）是……是人家送的。

應 哈哈，我知道了：是湯羅華送給你的是不是？

郁 不是。

應 那末是別的男朋友送的路！

郁 哈哈，這樣一個平常的寶石戒指……

應 魔魔，我明兒買一個鑽戒送給你！

郁 謝謝你！

應 （隨隨便便地）這個我倒剛好戴——（戴上了）

郁 是麼？

應 （伸給她看）你瞧——魔魔，這送給我吧！

郁 （吃驚，可是表示得很隨便）長官你愛這樣戒指？

應 我並不愛它，可是有點妒忌它——

郁 是麼？

應 戴在你手上，你是忘不了送這戒指給你的人了，魔魔，我要你忘了他！

郁 可是戴在你手上，我還不是會每天看見它麼？

應 那末怎麼辦？（輕率地）把它丟了……（脫下來要丟的樣子）

郭平起初以為他們鬧着玩的，這時有他真的要丟了，緊張了起來）

郁 好的，你丟吧！

應 唔，不，麗麗，把它送給一個人吧！

郁 好呀，送給誰呢？

應 （看着郭平，笑）唔，送給……

郁 （急接）送給副官！

應 對，就送給郭平吧！

郭 （想不到他們來開他的玩笑，尷尬地）呃，呃……

應 郭平！

郭 （敬禮）是，長官！

應 這送給你。

郭 呃，不……

郁 （從應手裏拿過來）副官，我送給你！

郭 不，郁小姐……別開玩笑！

應 哈，哈。

郁 （送上去）真的，不是開玩笑。

郭 （退後）不，呃，不能……

應 郭平，拿了罷，就算是郁小姐賞你的！快謝謝她！

郭 （極不好意思地）呃，謝謝您啦！

郁 哈，哈，（前去給他戴上，把他的手拿起來給應看）你瞧！

應 能戴麼？

郭 （脫了下來）不，這玩兒戴了，挺不好受的……我不能戴！

郁 那你戴在小指上……

(摩平這個手指，那個手指地套着)

應 (笑，笑完時接着打了一個呵欠)

(勤務出)

勤 報告長官：煙燒好了！

應 唔。

(勤務卽入)

應 麗麗，你來陪我……

郁 不，我今天頭昏，這味兒我受不了！

應 慣了，就覺得香了！(又打呵欠，走)

郭 (追上去)長官！

應 怎麼？

郭 我想跟您說……

應（笑）別這麼優柔優爪的，郁小姐瞧得起你，才賞你的！

郭不，不是這個——

應那末是什麼呀？

郁北平，我家裏來了電話，說我媽又病了，病勢很不輕，我想——

應你想請假回去是不是？

郭是，我想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應不行，這幾天你不能離開我！你想，我自己的叔父也會對我發瘋，說不定那些不要命的傢伙——

郭呃，她老人家的病很，很重——

應那你馬上用我的名字打個長途電話給北平東城的村山大夫，請他去診一診！

啊——（又打了一個又長又大的呵欠，急入）

（郭平無可奈何地坐下，手抱着頭）

郁（看着他手上的寶石戒指，想了一想，用很同情他的調子說）副官，這樣熱的天氣，一個老年人，病在床上，真不好受呵！

郭是呀，年紀這麼大的人病了真是……

郁你家裏的女用人打長途電話來，那一定是老太太很想念你，盼望你回去咯！

郭小姐，你不知道：我家裏的人實在太少了，只有一個女用人張媽，所以，我媽一病，就……，唔，恰巧又遇到（聲音漸低）長官不讓請假。

郁但願老太太快點痊癒起來就好了！

郭但願能夠這樣！可是我心裏老是……

郁呵，副官您可千萬別太耽心！回頭自己惦念出病來，那就更麻煩了！

郭（大為感動地）謝謝您！……呃，郁小姐，您的老太太現在是在上海麼？

郁呵，我的媽……郭副官，請您快別提了！……唔！

郭怎麼了？郁小姐，您的……

郁 我媽，可憐她老人家——

郭 她也常常病麼？

郁 我真羨慕你們有媽的人！

郭 怎麼，老太太死了麼？

郁 唔，快十年了。

郭 （唏噓）——

郁 （乘機進攻地）可憐我和媽最後的一面也沒有會着，她就死了！

郭 （大為同感地）呵，死的時候，你不在她跟前——

郁 沒有。因為我有事情走不開，她病了我沒有侍候她，聽醫生說，她斷氣了，

還喊着我的名字，要見我一面呢！

郭 （無言）——

郁 （看着他手上的戒指）我媽，她只留給我一個紀念品，十年來，這個紀念品

不曾離開過我！

郭 一個什麼紀念品呢？

郁 （注視他手上的戒指）哦！（急避開）我看見了這樣東西，就忘不了我那可憐的媽！

郭 （懂了她的意思，脫下戒指，奉給她）郁小姐！

郁 （得計了，可是不就接過來）不，我已經送給你了！

郭 郁小姐，你應該自己留着它！（給了她）

郁 謝謝您這樣好意！（慶幸地看，撫摸着那塊寶石）

郭 （拿起電話筒）喂接北平東局……

郁 （由手皮袋中取出一個小匣子來把戒指放好）郭副官！

郭 呃——

郁 （笑）我拜老太太做乾媽好不好？

郭（放下電話筒）那好極了！

郝哈哈！

應（出現在門口）你們笑什麼？

郝你不是說：副官跟你是親弟兄一樣的麼？我拜郭老太太做了乾媽了！

應是麼？哈哈！

（大家笑）

——

第三幕

人：

郁震璽

小香

郭平

應新康

衛隊長

時：

前一幕的月餘後——一個新秋之晨。

景：

鳳凰北通的寓所——一間樓面。後壁一抹窗，窗下有垂柳的枝拂拂動，遠遠的一片蔚藍的天空。右壁中間一門連臥室；左壁前方有進出的門。

室內裝飾及用具比較第一幕簡單樸素些。

供瓶中有一小束憔悴了的晚香玉花。

幕啓：鳳凰披著睡衣，憑窗往外面看。在這一幕裏，她因著這件事情並不像她想象的那麼容易，雖未完全轉手，可是感著十分困難，所以顯得很焦急，憂鬱。興奮的時候，也更其興奮了。

小香——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天真，相當聰敏，已經懂得男女間的風情，也略

爲了解生活的痛苦了。她知道她的職業是需要笑臉的，所以她常常笑，而且笑得並不做作；可是當她被一種苦痛襲來的時候，你會驚奇：她的相當秀麗的眉毛，竟也鎖得那麼緊的。這時她是笑格格地捧着一束桂花進來的。

香 小姐！

郁 （回頭）呵，桂花，桂花已經開了？

香 這是早桂花，小姐，香麼？

郁 很香。……唔，時候過得真快（回憶地）

香 （把瓶裏的噴香玉拿出來）小姐，你來了快一個月了吧。

郁 唔，不止，一個多月了。

（小香把桂花插入瓶，居然也審美地看看，整理着桂枝的姿態）

郁 （看着她弄花）……桂花開，秋天了！

香 小姐，我方才上郵政局去，街上已經有良鄉栗子賣了。

郁 是麼，在南方，良鄉栗子是挺出名的，小香，你明天到街上去的時候給我買點回來。

香 隔壁方公館裏買了，聽說今年很貴，價錢比往年貴了一倍呢！

郁 唔，桂花栗子，新上市，是要貴點的。

香 按說，貴也貴不到那麼多，小姐，他們賣栗子的人說，今年因為他們那兒，豐台，良鄉這些地方，都駐着友邦兵，爲了打野操，把許多栗子樹都砍掉了，所以栗子就貴了。

郁 啊。

（小香拿着換下的晚香玉走）

郁 小香，叫你寄的快信，寄了麼？

香 （站住）寄了。啊，我差點兒忘了（往自己衣袋裏摸）小姐，你這封快信，

是不是寄給姓梁的梁安東先生的？

郁（頗爲驚異她這一問，可是連忙就嚴肅地）小東西，我不是說過：你不用知道的事情，不許多管閒事麼？不懂規矩！

香不是，小姐，（從衣袋裏摸出一張收條來）你不是說，寄快信要等這個回單麼？這叫收條。

香郵政局裏寄信的人擠極了！那個人寫好這個回單（連忙改口）啊，這叫收條，他寫好了，不知道交給誰，他就問：誰的快信？寄到北平去，寄給梁安東的？——我不知道這就是您叫我寄的那一封，我不曉得接過來，還是在我旁邊的一個人代我接了過來交給我的。笑着給她小姐，你瞧，沒有弄錯吧？

郁（接，看）唔，沒有錯。

（小香笑着走）

（麗麗看了看手裏的收條，對着桂花出神）

(小香回來)

香 小姐！

郁 (一驚) 什麼事？

香 小姐，我，我想……

郁 (嚴厲地) 說呀！幹麼吞吞吐吐的！

香 (給她一說更說不出口了) 唔，小姐，我，我……

(窗外風飄進兩三片紙灰來)

郁 把窗簾放下！

香 是。(走去吹了扑在桌子上的紙灰) 真討厭！這兩天，天天燒香，燒香，四

處撲了紙灰！那兒來這麼多的香燭呀！

郁 哼！這就是廳長官的德政，你們饒東民衆的命運啦！

香 (顯然是不大懂得她這話的意思，放下了窗簾，小心地看着主人，不說話)

都 小香，你方才想說什麼？說呀！

香 （不敢說，而又不得不說地）小姐，我爸爸又找我來了——

都 又來找你了？

香 方才我去寄了信，他跟着來的。

都 又找你要工錢麼？

香 （胆小地）是，是的！我問他：不好對小姐開口！——嚶，他說：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求求小姐，請您——

都 你這寶貝父親，真不是個東西！工錢，他只曉得要工錢。小香，你跟我做了不到一個月，工錢可支了兩個多月的了！

香 （幾乎哭了）是，小姐，謝您的恩！

都 告訴你爸去：我不給他錢，過些時候，叫你媽來，我支給你媽，不能讓你爸拿錢去抽白面！

香 是，是，謝謝小姐！（低頭）

郁（同情她，可是憤恨地）唔！

香（不敢久留地）小姐，您還有什麼吩咐麼？

郁 沒了，去你的！

（小香轉過身去，對門走，我們可以從她背面看見她右手拿起掛在腋下的手巾來邊擦眼淚，邊下）

郁（看她下）唔——！（重重地嘆氣，把手裏的快信收條，圈了，重重地擲在痰盂內，坐到沙發上去拿起一本書來看）

（靜一會兒）

（輕輕的打門聲）

（郭平——比較前一幕裏，他矯捷得多了，也不像原來那麼簡朴。前一幕裏在得知母親生病和不能回去看看的時候，雖然也有點憂鬱，那是表現得很直

提了當，顯而顯見的。可是近來頗有着一點內心生活，被什麼問題苦惱着的樣子。這時他是意外地高興而又不安地進來的。）

郭 魔魔！

郁 呵，小郭！

郭 （貪婪而又優柔優氣地儘看着她）——

郁 昨天，你怎麼不來，我等了你！

郭 他不來，所以我——

郁 他，誰呀？

郭 廳長官呀，還有誰？

郁 你前天晚上怎麼敢一個人來的呢？（嬌笑）

郭 那是他跟顧問官們賭錢，我偷偷地來了！

郁 你這樣遲了回去，沒有給老廳看出你的藉子來吧？

郭 沒有，前天晚上他就沒回去睡，賭了個通宵，贏了春田頗開官不少的錢！

郝 早知道他不回去睡，（難爲情地）那你不是也不用回去麼……

郭 這我那兒敢！萬一給他知道了，那你我……

郝 他晚上從來不上我這兒來的……

郭 （坐到沙法上去）呵，你看的什麼書？

郝 岳傳……

郭 什麼岳傳？（翻看）噯，講岳飛跟秦檜的事兒，這叫說岳我看過！

郝 好看麼？

郭 好看，很有個味兒！

郝 （笑）我說你們就不該看這類子書，你跟應長官……

郭 （敬懼）魔魔，你又要說什麼忠臣，奸賊了，是不是？

郝 呵，不說，不說了。（笑）真的，誰不知道你郭副官是天下第一等忠臣！

東皇帝應爾康的大忠臣呢！哈哈！

郭 麗麗你再說，我就把你這書扔到窗子外面去燒了！（走近窗子去）你不知道，警視廳就在你這窗戶外面的曠地上燒書麼？

郁 怎麼會不知道，燒了兩天了！

郭 （拉開窗簾來）——

郁 嚙（阻止）快放下！

郭 爲什麼？

郁 回頭讓人家瞧見了你一個人在我這兒，怎麼辦？

郭 （惶恐地）是，是！（連忙放下了）

郁 今天怎麼能來的？應長官呢？

郭 跟你辭行來了！

郁 辭行？往那兒去？

郭 回家去看我媽。

郁 老太太的病，不是說已經好了麼？

郭 病是好了。

郁 病着不去看看，現在病好了，怎麼倒回去了……

郭 她病好了之後，一連來過三封信了，要我無論如何回去一趟。

郁 你早就該回去一趟的，六十三歲的人了，就有你這一個兒子……

郭 這幾天來，長官比較空閑了，今天才准了我的假……

郁 此刻你走了，誰保護他呢？

郭 今天是春田順問官太太的生日，長官要在他家裏玩一天的。我晚上就可以回來了。

郁 （思索地，看了一看表）我跟你到北平去好不好？
郭 你去幹麼？

郝 不幹麼，去看看你母親。（解釋地）你知道我自己沒有媽，你對我這樣好，那末你的媽就是我的媽了！

郭（高興，可是不能答應地）呃……

郝 我一定跟你去，我知道她老人家病剛好，正需要有一個人陪他談談的，我！

郭（爲難地）麗麗，這……

郝 不好，是不是？

郭 唔……

郝 你怕老應知道了不好麼？那不要緊：我不是已經認你媽做了乾媽麼？乾女兒去拜拜乾媽，那誰能說什麼？

郭 麗麗，不是說這個。你不知道：我媽，她老人家沒有見過世面，挺守舊的！

郝 這不要緊，我相信我能叫她老人家很不討厭我的！

（遠遠的火車叫）

郭 我得走了，火車開了。

郁 不，你等一等，我進去換換衣服！

郭 麗麗，你真要去麼？

郁 我一定跟你去。（急入臥室去）

郭 （十分爲難地考慮着）

郁 （換了衣服，扣子沒全扣好，出）那末我不到你家去看老太太，就到北平去

玩兒一趟，你知道我在這兒實在悶慌了，來了一個多月，廳長官從來沒同我到天津，北平這些地方去玩過——

（火車又叫了）

郭 瞧，火車開了！

郁 開了就開了，反正趁汽車去還快些！

(打門聲)

(兩人驚惶)

小姐！

郁 (放下了心) 小香，幹麼？

(小香入)

(郭平雖然放心了，可是還個促不安地)

香 小姐，嗯，我爹說，求求您——

郁 什麼？你這寶貝爸爸，還沒走？

香 是的，他不肯走——

郁 你沒有把我的話告訴他？

香 嗯，我說了——他說，他說——

郁 除了要錢，他還有什麼說的？

香 是，沒有別的……嗯，他說想把我賣給您小姐，隨便您給一點兒錢，我跟您做一輩子的丫頭！

郁 放屁！我不是賣力棒子，我買賣人口麼？

香 （嚇得很的樣子）……

郁 你媽對我說過，錢，不能落你爸的手！

香 是的，小姐。

郁 快去，叫他滾蛋！

香 是，是。（急下）

郁 真麻煩！

郭 小香這孩子怪可憐的！

郁 唉！跟小香同樣可憐的，這兒二十二縣內，知道有多少！

郭 這孩子還怪聰敏的！

郁 唔。

郭 麗麗，說正經話！我們兩個人的事情，小香好像全知道了。方才我上樓來，她和一個白面癮很重的人……

郁 大概就是她的父親。

郭 小香正跟他說着話，一見了我，她直捫着嘴兒笑！麗麗，是不是她全知道我們的秘密了？

郁 知道就知道好了！怕什麼？

郭 （担心地）知道了，總不大好……

郁 誰叫你那晚上躲着應長官，偷偷地來……

郭 真奇怪！麗麗，我從來沒有愛過女人……

郁 得了，你這幾年來，跟着這位寶貝長官，來往的女人還少麼！

郭 少是不少，可是那些跟他來往的，不是瞧不起我，不理不睬地連看也不看

我；就只會在長官面前搗鬼，說我的壞話……

郁 這全是因為你對你這種長官太忠心的緣故！把每一個人看成刺客，誰不討

厭你！

郭 麗麗，只有你，你一來就瞧得起我，當我是一個人，所以自從那一次你把戒

指送給我之後，我就像着了魔似的了！（幸福地回想）……這一個多月來，

我心眼裏就只有一個你！麗麗，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

郁

郭 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前兒晚上……

郁 （笑，急接）前兒晚上我說過他是漢奸，你是漢奸的走狗！你……

郭 麗麗，你說什麼都成，說我是什麼都成！

郁 （笑）那你幹麼甘心當漢奸的走狗呢？

郭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我那兒是甘心情願？我只是不由自主！

郁 我問你：我們這樣的關係，給他知道了，怎麼辦？

郭 （如夢驚醒地）這，這……

郁 你想他會怎麼對付你？怎麼樣對付我？

郭

郁 那末，我問你：要是給他知道了我們的關係，或者看見了我們的情形，你打算怎麼對他？怎麼對我？

郭

郁 說呀！怎麼不開口呢？

郭

郁 你沒有辦法是不是？

郭 魔鬼！

郁 魔鬼！你害了我，我上了你的當！你並不愛我，只是想玩玩我！可是你還趕不

上別的男人：人家敢在幾千幾百人的大跳舞場裏，當着衆人的面說愛我！到了他不愛我或者是不愛他的時候，他會說不愛我了！給我三萬塊錢，讓我走！你呢？

郭。

應爾康他愛我，他敢當着你，當着大家說愛我的。可是我並沒愛他，我愛了你，想不到你……

郭

麗麗，我的確是愛你的！

郁

可是……

郭

（決心地）我跟你結婚！

郁

結婚？哈哈，你又做夢了！應爾康能讓我跟你結婚麼？

郭

他並不愛你，他北平南池子有看井上東洋太太，他順胡同瀟湘館班子裏又有着小香妃，所以……

都 我問你：他在這兒二十二縣做着長官，你能說他是愛這二十二縣嗎？比如說

：叫他把這二十二縣讓給你，他能不能？再說：他有了這二十二縣了，不是還在想有兩省，五省麼？

郭 那是的！

都 好了，那末，我們就算是做過一個夢！你快走罷！以後……給他知道了：你我都沒有活命！

郭 麗麗，他不會的！

都 不會！你以為你忠心對他，保護他，他就能饒了你麼？應爾康這個人，什麼事情做不出來？他不是把家裏的結髮妻子丁文英趕了出去，丁文英那女人沒有法子生活，只能改嫁給一個做裁縫的人麼？他不是把嫡親的叔父，他的大恩人，當做瘋子驅逐出境，那老頭子氣得跳火車自殺了麼？他不是只顧自己，你媽，他從小吃奶的奶媽病重了，也不准你請假回去看看麼？他不是不

管老百姓沒有鹽吃，把鹽只兩塊錢一千斤的全賣給友邦了麼？他不是——

郭 麗麗，別說這些了，讓我們想個法子——

郁 想什麼法子？你說——

郭 你比我聰敏，你想——

香 （在門外，輕聲）小姐！

郁 又是什麼事呀！

香 （在門外）長官來了！

郭 （駭極）呀——！

香 我遠遠的看見他來了，那個汽車夫不認識這兒，把車子停遠了，我特地把門

關上了，來的——

郁 你遲一點開門！

香 是。

(樓下的電鈴响了)

香來了，在大門口了！

郭

你留他在樓下客堂裏，說我換了衣服就下去！

香是了。

(門鈴再响)

(小香去)

郭 (走近臥室門，郭平跟過來) 你快下去呀！

郭 我怎麼能下去呢？他知道我已經到北平去了！

郭 你不去，他上樓來了怎麼辦？

郭 我本來沒想到怕他，可是方才給你一說，可真——

郭 你真的愛我？真的想跟我結婚麼？

郭 我賭咒，我發誓，要是不誠心愛你，我……

（門外樓梯有腳步聲）

郭（裝着哼起歌來）……

（郭平輕輕地逃入臥室）

（打門聲）

應（在外）麗麗！

郭（裝着扣扭子）呵，長官，請進來！

（應入，麗麗迎上去擁抱）

郭 在什麼地方喝了酒來？

應（醉態）在春田顧問官家裏，今天是他太太的生日……

郭 怎麼這樣早就喝完了？

應 本來說有一位朋友從北平來打牌的，可是不會來，我喝了點酒……

郁 你喝醉了！

應 沒有，我沒有醉！哈哈，我那兒會喝醉酒呢？

郁 郭平呢？

應 郭平，他到北平家裏看媽去了！是春田顧問的保鏢用汽車送我來的。

郁 那你趕快回去……

應 麗麗，你不是常常說：郭平跟了來，不痛快麼？今，（躺在沙發裏）今天我

一個人來了！我要在你這兒痛，痛痛快快地玩半天……（小香送啤酒上）

郁 小香，再去拿點汽水來，給長官潤潤！

香 是。

應 不要，我就不愛喝潤了汽水的啤酒。

郁 你已經喝醉了，再喝……

應 那裏，啤酒醉不了我！（起，自己倒喝）瞧，啤酒就醉不了我！

(小香四顧)

郁 小香，還不下去，在這兒幹麼？

香 是！(下)

應 (噢)麗麗，(四顧)今天你屋子裏新添了什麼東西？

郁 (担心地)沒有什麼呀！

應 有，是有一種香味！

郁 呵，是桂花——

應 桂花：已經有桂花了！

郁 是呀，時候過得真快！我來了已經一個多月了！

應 麗麗，我猜你接着一定要說：來了一個多月了，還沒回到北平，或者天津去痛痛快快地玩一下，是不是？哈哈！

郁 還說呢！平常老說你忙，沒有空陪我去北平玩兒；可是自己一個人却去了幾

去了！

應 那幾次多是因為臨時有緊急的事情，顧問官陪我去的……

郁 ……啊。

應 麗麗，你今天好像不大高興似的……

郁 沒有呀！我當是很高興的……

應 那很好，很好，我就討厭愁眉苦臉的人……（打着哈哈，往臥室門走去）

郁 （急，想法阻止，狂笑）哈，哈……

應 （回身）笑，笑什麼？

郁 我，嗯，你不是愛笑麼？我想到了一個很好笑的故事……（拿起那本岳傳來，招手）你來瞧，這書上，好笑極了……（翻）咳，在那兒了……！

應 （過來，搶她的書，看封面，大驚小怪地）嘩，麗麗，你又看這樣的書了，這是禁，禁書呀！

郁 這樣的書也要禁麼？怪不得窗子外邊這曠場上燒了兩天也燒不完了！

應 早呢！一年來抄到的一切反動書報，加上這麼多中學和小學生用的舊教科書，夠我們燒的了！魔魔，你把窗簾拉開！

郁 幹麼？

應 讓我們看看燒書吧！

郁 （苦笑）哈哈！

（應又倒啤酒）

（魔魔拉開窗簾）。

（窗外黑烟繚繞，紙灰飛舞）

（應擎着酒杯來對窗外看）

郁 好看麼？

應 唔，平凡得很，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看！簡直不夠味兒！（喝完了杯裏的酒，

帶做帶唱地)——「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妹生來——好貌——

容——孤王一見，龍心——寵——，兄封國舅——妹封在桃花宮」——

郁——夠了，你醉了！(接過他的杯子來)

應——麗麗，你有哥哥沒有？

郁——沒有，告訴過你了：沒有——

應——有弟弟也一樣。

郁——得了，我的長官，應大皇帝，這兒不是桃花宮，(放下杯子，去拿過花瓶

來，給在他面前的几上，)這兒只有一瓶桂花！

應——桂花也一樣！

郁——你坐下，(拉他坐)我跟你說——

應——(打咕咕)噫——(立)我累了，到你床上躺躺去——(走)

郁——(拉住他)我可不讓你去！

應 我偏要去。唔，悶得很……（往臥室門走）

郁（唱）……這兒有……

應（站定，回頭）這兒有什麼？

郁 你不是悶得很麼？我唱個歌兒給你解解悶！

應（回來）唱歌，那好極了！

郁（唱「舞榭之歌」）：

這兒有塵的黃昏，睡的清晨；

這兒有烏的雲鬟，紅的嘴唇；

這兒有笑的紅燈，跳的音；

這兒有紙的黃金，醉的心；

這兒有夢遊的人影；

應

這兒有幻滅的憂情；

這兒有軟語溫存；

這兒有蜜意殷勤；

這兒有你的快樂，歡欣；

這兒有我的痛苦，酸辛；

這兒有一切，

這兒沒有黎明！

這兒

（麗麗唱到後來覺得他並不感興趣來聽，就邊唱邊舞了，這時看他簡直打着呵欠往臥室走去時，就拍的一下子，順手把那花瓶打碎在地上，同時停住唱歌）

（聽見什麼東西打碎了，回頭）呀——？打碎了！

郁（裝着小孩子似的）打碎了！可惜我這瓶子！唉！真可惜呀！我這瓶子……蹲下去拾，拼）

應（走近來）麗麗，真孩子氣，打碎就打碎了！

郁你倒說得好呢，這是我最愛東西！

應那，照樣再買一個好了！

郁好的，我們馬上就出去買一個來！

應讓我進去先躺會兒……（又走）唉，真是酒喝多了！

（麗麗這時簡直是無法可想了）

（應走及臥室門，將推開時）

（出進的門突然被推開了）

（衛隊長衝入）

衛（禮）報告長官！

應 (轉身)……

(麗麗比較放心了些)

衛……齊視廳來了報告，池祕書長命令我到春田顧問官家裏去接長官回去，顧

問官說長官在這裏，所以……

應 什麼事？

衛……警視廳報告說：今天朝晨，在大通大飯店裏抓到了一個人……

應 一個什麼人？

衛 一個刺客，一個間諜……

(麗麗注意)

應 你不是說一個人麼？

衛 是一個人。

應 混蛋！怎麼說一個刺客，一個間諜呢？

衛 報告長官，還沒弄清楚究竟是刺客，還是間諜？

應 唔……（走前來，坐下，指電話機）……你打個電話給警視廳！

衛 是！（撥電話）……喂，警視廳麼？

應 叫陳廳長親自來接！

衛 是，是：（對話筒）喂，接陳廳長……喂，喂……你是陳廳長麼？……我是

衛隊長，長官跟你說話……

應 問他究竟是怎麼回事。

衛 是！（對話筒）喂，長官問你：方才關於一個刺客，呵，一個間諜的報

告，究竟是怎麼回事？……唔，唔……昨天晚上，夜車從北平來的一個人！

！怎麼樣？……呵，……形跡可疑……唔……不像商人，也不像……呵，

這兒沒有熟人做他的保人……說是來游歷的，像個間諜麼……？抄出來了什

麼呀？一包藥？……唔，當時給狗吃了一點兒，那隻狗怎麼樣？……呀？馬

上就死了！……唔，……斷定他是刺客……把他逮住了！……

應 問他姓什麼？

衛 那個人姓什麼？……呵。姓梁，梁安東？

（麗麗一直注意地聽的，這時更緊張，驚慌……幾乎昏倒了）

應 審問過了麼？有沒有口供跟別的證據？

衛 審問了沒有？……結果怎麼樣？……唔，……沒有別的證據……上了刑……

也沒有口供……怎麼？……打死了……

（麗麗……）

應 這些不中用的蠢東西，混蛋！怎麼逼不到口供，就輕於打死了呢！

衛 （繼續問）……怎麼不逼點口供出來呢？……呵，死也不肯招口供……，上

刑罰，唔，再上刑罰……第三次一下子就上死了！……

應 （不耐煩地）好了，死了算了！

（衛隊長掛斷了電話）

郝（竭力鎮靜）長官，我沒聽懂，是怎麼回事呀？

應許是刺客，也許是間諜，總之又是一個送死鬼！

郝不是說：沒有證據麼？

應管他有沒有證據？反正人已經死了！

郝要是一個好人，那不冤枉死了？

應管他冤枉不冤枉！甯可錯殺一萬，不讓漏過一個，這是維持秩序最好的方

法！

郝呵！……

應（問衛隊長）是你來接我回去？（打呵欠）

衛是！汽車在門口。

應先打個電話回去，叫點燈，預備烟！

衛 是！（接電話）……喂，喂，……快給點燈，燒好烟預備着！……唔，是
的，長官馬上就回來！（掛斷）

應 麗麗，再見了！

郁 再見！

（應跟衛隊長下）

（麗麗送，看着他們去，突然哭倒在沙發裏）

（郭平出）

郭 麗麗！

郁 （連忙擦乾眼淚，強笑）副官，你在裏面急壞了吧！

郭 （嚴肅地）沒有！我在裏面，無意之間，倒做了一件大事情！

郁 （沒精打采）是麼，什麼大事情？

郭 麗麗，你究竟是個什麼人？

郁（覺得他的話太突然）唉——？你這是什麼意思？

郭 我問你：你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郁 我麼？都廳，廈門人，二十五歲——

郭 這個我全知道——我問你：你來這兒幹什麼的？

郁 來找你們的長官，因為他是我過去的情人！

郭 這我也全知道——

郁 我覺得你問得奇怪！

郭 奇怪，我也覺得奇怪！（突然出手槍對她）

郁（驚）你這是什麼意思？

郭 哈哈，你原來是一個女刺客！

郁（強自鎮定）——我是女刺客？

郭 呃，要不你不是女間諜！

郁（反攻）郭平，你憑什麼這樣說？

郭 憑什麼？我有證據！

郁 證據？

郭 方才衛隊長不是來報告說：逮住了一個刺客，呢，一個間諜麼？

郁 是的，聽說已經打死了！

郭 那個人姓梁叫梁安東不是？

郁 我不過你問這些話的意思！

郭 哼，你是他的同黨！

郁（開始用軟化政策）平！呵，郭副官，我覺得你不必這樣：（笑）哼，對着

一個女人，把手槍對着自己的心愛的女人……

郭 心愛的女人！天哪！我怎麼會受了這個騙，上了這個當？竟愛上了一個女間諜，女刺客！

郝 郭副官，呵，小郭，親愛的平，你安靜一點兒，我請你平心靜氣點好不好？

（過去拉他坐下）你問也沒有問清楚，就這樣隨便冤枉人……

郭 （立起）我不用問，什麼都清楚了！（拿出一封信來）瞧，這個，姓梁的安東昨天從北京飯店寄給你的信！

郝 什麼？你躲在裏面偷看了我的私信：你……

郭 私信，對了，我看了你的私信，我發現了你的秘密！哼，現在你還能夠得掉，麼？

郝 好，郭平，我愛你，我把你藏了起來，我救了你的性命，可是你，你倒來陷害我了！……信，不錯，這是姓梁的寄給我的信！可是，怎麼樣？那姓梁的梁安東是間諜，是刺客麼？……方才的電話你是全聽見了，不是沒有絲毫證據，沒有一句口供，就被他們拷打，一連上三次刑罰，活活地打死了麼？……好，現在我和你一同走！

郭 到那兒去？

郁 我和你去見你們的長官去！你既然咬定我是女間諜，女刺客，那末我也別想活了！走，讓我去自首！

郭 好，我們走！

郁 可是，讓我也提醒你一句話：我自首了，我承認了我是間諜，是刺客，你能脫得掉干係麼？

郭 （被駭住了）

郁 再說：我把你和我的關係，前天晚上的事情，今天朝晨你對我說的話，說了出來，你能保得住性命麼？

郭

郁 怎麼樣？郭副官，我們走呀！

郭

都

你不敢去是不是？那末，就在這兒，你打死我好了！你爲了盡忠於你的主人，打死一個像我這樣的女子，一個女間諜，女刺客，不是很應該的麼？雖然你愛過我，雖然你還不能絕對確定我是否真是間諜，真是刺客！可是，在這兒，在這幾東政府，在這全靠「雷可錯殺一萬，不讓漏過一個」來維持治安的情形之下，即使殺錯了像我這樣一個女人，又算得了什麼呢！

郭

都

我，一個從小就沒有父母，漂流了半世，嘗盡了各種快樂和痛苦的人，是沒有什麼留戀的了！……啊，我還有離婚離到的三萬塊錢，我死了的媽留給我的一個戒指……（隨手找出銀行存摺和戒指來）副官，這三萬塊錢我送給你，爲了我們相愛了一場！這戒指請你帶給老太太，算是我這乾女兒送給乾媽的紀念！（把這兩件東西拋在桌子上，舉起雙手，把胸脯挺對着他）好了，現在請你舉起手槍來，對準我的心，開槍吧！（頭回了過去，等待着

他)

郭

……(看着她這姿態一會兒，把頭也轉向後去)

郁

……呀……(突然倒了下去)

(郭平聞聲，回過頭來看她)

(沉靜一會兒)

郭

麗麗！

郁

……

(又靜了一會兒)

郭

麗麗！(俯下去抱起她的上半身來)麗麗！

郁

(無力地)平！

(郭平扶她坐在沙法裏)

(再靜一會兒)

郭 這姓梁的究竟是什麼人？

郭 (感傷地)——他，他是我跳舞場裏的一個舞客，他追求我，他從上海追我到北平，昨天來信，你不是看見這信了麼？他說要到道兒來看我，今天早晨，我寄去一封快信，叫他不要來。可是，誰知道：他沒等到我的信去，昨天晚上就趕來了！到這鬼地方來送死！（悲憤）沒有證據，就被這些吃人的惡鬼，這些賣國的漢奸，這些漢奸的走狗，冤冤枉枉地打死了！（哭）

郭 (同情地) 麗麗！

郁 信，你看見了，不是極平常的一封信麼？

郭 (悔悟地) 麗麗，我錯了！

(麗麗突然立起，往臥室走)

郭 你要怎麼樣？

郁 這地方我還能耽下去麼？

郭 你上那兒去？

郁 你別管我！

（麗麗對着鏡子打扮一番，還誘惑地看他一下，再走）

郭 （攔住她）麗麗！

郁 怎麼樣？

郭 我，呃……

郁 （激動他）副官，我勸你也走吧！你年老的母親，病剛好，正等着你回去見見面的！去吧……

郭 你呢？

郁 告訴你了：我要走。我雖然沒有媽等着我回去，可是這兒已經不是我耽的地方了！我不能在這兒白白地送死！我至少比你還年青……

郭 麗麗，請你原諒我，方才誤會了你！

郁 沒有關係！（看着他）

郭 你知道，我是一個粗魯的人，所以——

郁 不，你很好！你孝順你的母親，忠心你的主人——

郭 不，我只愛你！

郁 哈哈，你還愛我？一個女間諜，女刺客！

郭 麗麗，你還不能原諒我，那我只好——

郁 只好怎麼樣？

郭 我不是對你賭過咒，起過誓了麼？我愛你，我無論怎麼樣也愛你！（扑過去）

麗麗！

郁 （乘機擁抱）平——我們怎麼辦？這樣偷偷摸摸的愛着！

（散開）

郭 麗麗，你真有三萬塊錢麼？

郭 銀行存摺難道是假的？你不信，你可以馬上到北平銀行裏去取出款子來，數數看，是不是三萬！

郭 那末，有辦法了：我們兩人逃走！

郝 逃走？

郭 是的，逃出這兒二十二縣的地方，應爾麻就逮不住我們了。

郝 你能離得開他？

郭 我為什麼離不開他？倒是他離不了我！他需要我，需要我保護他的性命！

郝 （乘機）這樣看來，那末他的性命是握在你的手裏了？

郭 完全在我手裏：我可以要他死，也可以讓他活！

郝 呵！

郭 不是有很多人要肅死他麼？那我只消保護得馬虎一點兒，他還不就被人刺死了？

柳 這樣說起來，要是你下手的話，那不更容易了麼？

郭 自然咯，我他媽的，（比手槍）要下他的手，準保險！

柳 那你怎麼不下手？

郭 我就沒想到過我要刺死他！

柳 唔，你方才說有很多的人要刺死他，那是爲什麼呢？

郭 爲什麼？不是大家罵他是漢奸，賣國賊麼？

柳 對了，他是賣國的漢奸，民族的罪人！（拿過那本岳傳來）你不是看過道書了麼？他比秦檜還可恥，還可殺！

郭 難道刺殺了他，就救了國，救了民麼？

柳 自然不這樣簡單！可是……

（門外有哭聲）

郭 誰在哭？

郁 (聽) 許是小香……(去推開門)

(哭聲更大)

郭 有兩個人在哭呢！

郁 (叫) 小香，小香！

(哭聲停)

郁 小香！

香 咳——！(遠遠的)

(腳步聲)

香 (入，還擦着眼睛) 小姐！

郁 你爲什麼哭？

郭 還有一個是誰？

香 ——我媽？

郁 呀——？你媽到我這兒來哭！爲什麼？

香 小姐，媽哭我妹妹！

郁 哭你妹妹？你妹妹怎麼了？

香 （又擦淚）——

郭 死了麼？

香 沒，沒有——

郁 沒有死，那末哭什麼？

香 被我爸押給了高力人開的俱樂部裏換白面來抽！

郁 呀——？把十四五歲的小姑娘押給高力人，換了白面來抽？

香 是的，說好今天把錢去贖的，今天沒有錢去贖，那些俱樂部的人就要把我妹妹賣到大連去做客姐兒，或則送到關外去當慰勞隊了！

郁 （深深地嘆氣）——

香 我爸朝上來求小姐……您說叫我媽來，媽說沒臉兒見人，又捨不得妹妹……
郭 得多少錢去贖？

香 嗯，押是押的十四塊……

郭（對郭平）聽見麼？一個十四五歲的姑娘，押十四塊錢。

香 我爸，他犯了白面癮，沒錢買來抽，就常到俱樂部去賒欠白面，賭錢又輸了帳，就逼着……爸怕把妹妹押多了贖不出來，就押了十四塊……三天了，三天爲滿……今天……

郭 三天得幾塊錢去贖呢？

香 三，二十塊！

郭（義俠地，摸出兩張鈔票來）喏，拿去，這是二十塊！

香（不敢接）……嗯……

郭 拿去，算我賞你的！

香 哪——

郁 噫什麼？再噫你妹妹就完了，快拿去！

香 （跪下）謝謝——（哽咽住了）

郭 （不安地揮手）去，快去！

（小香急下）

（兩人相顧嘆息）

郁 平，你給她這二十塊錢是什麼意思？

郭 我聽了這事兒，怪不舒服——我覺得他們實在太可憐了！

郁 誰弄成他們：幾東的老百姓，這樣可憐的呢？

郭 按你說：都是應爾康咯！

郁 當然是他！——平，親愛的平，你是堂堂的男兒漢，大丈夫，你心地這樣好，你年紀這樣輕，什麼事情不好做？要跟着漢奸，保護他，忠心他？我要是

你的話？老早就……

郭 老早就不幹了，是不是？

郁 爲自己着想，是個人不幹；爲中華民族，爲冀東老百姓打算，那就幹掉他！

郭 魔魔，你的意思是……？

郁 平，你知道你處的地位很危險麼？既有許多人要刺死他，謀殺他；你這樣寸步不離地跟着他，保護他，總有那麼一天，連他帶你，一罐腦兒被愛國的人兒一個炸彈完事的！

郭

郁 再說吧：他這樣賣國，害老百姓，政府和人民能讓他老這樣下去麼？那一天開始抗敵，開始收復失地的時候，這兒就得首先收回！你跟着他馬上倒台還不算，你還要像（指）這書裏的秦怡他們一樣的給天下後世的人臭罵一輩子！

郭 壓魔！

郁 你是溫州人，總到過杭州西湖吧？那岳王坟前秦檜和他手下人的鐵像，你是看見過了，這叫遺臭萬年！

郭（對鏡子）我要做岳飛，不做秦檜！幹！（撕衣服）我他媽的不穿這個了！

郁（止住他）平，不要這樣，粗暴是不能成事的！要幹，我們得好好兒商量商量……（看手表）呵，快十二點鐘了，商量好了，你趕快去北平……

郭 壓魔，你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郁 我麼？（微笑）

（遠處有洪亮的機器放汽聲）

——幕——

第四幕

人：

郭平

郭母

張媽

李大叔

劉二爺

時：

前一幕當天的下午。

景：

北平普通四合院的院子裏。

舞台正面是西屋的窗前，後壁除了稍偏左方有一門之外，全是一列短牆，牆上的窗向舞台中心推開來撐着。由窗內，可以看見內壁上掛的字畫等。窗上面即屋簷，頂上是一片晴空。右壁是南屋，牆較高，稍前有一門，郭母從此進出。左方是一座屏風型的短照牆的背面，跟前一長條石凳上擺着一隻琉璃的雲龍荷花缸，缸內挺着幾株小荷葉和芡荇葉子，缸下，石凳前面墊着秋海棠，老少年等盆景幾樣。進出的大門就在觀衆看不見的地方——屏風型短照牆的正面。

院子內——舞台上只有一張藤椅，兩隻椅子，一隻上擺着一個縫補什麼的小藤箱。

幕開，舞台上靜寂無人。

門外有悠長的喚賣聲抖過去：

「正定甜棗兒——棗梨——哪！——大子兒——一——堆」。

「大紅沙果兒——」！

又靜一會兒。

打門聲，不應，再打。

張 來了——（張媽從右門出，走過院子往屏風型的照牆前下，「會兒」呵！少爺回來了！）

郭 （上）媽！

張 在南屋呢（搶上前近右門去）老太太，少爺回來了！

母 是麼？

郭 媽！

母 （拄拐杖出）平兒！

郭 你全好了麼？媽……

母 好了。

張 （接郭平的帽子）老太太，就跟少爺在院子裏坐吧。

母 好的。

（張媽送帽入西屋）

郭 媽，你在這上躺躺吧！（扶她近籬椅）

母 唔，你也坐，路上累了吧？

（張媽搬一小几出來，放下即入右門——南屋去）

母 二少爺好麼？

郭 他有什麼不好的！

母 那是的，他福氣好的人，自然——

郭 呵，他還叫我調養好來了。

母（受寵若驚）是是？好孩子，他倒還沒忘了我這老媽子……平兒，今天怎麼有空來的？

郭 我得了張媽打的長途電話，說您病了，就想回來看看您的，可是老不得空！

母 今天來了，能在家裏住幾宵再去麼？

郭 不，今晚得回去的，他只准我一天假……

母 准了你一天假，怎麼不上午就回來呢？

郭 本來是打算上午就來的，可是給一點兒事情耽誤了！

母 什麼事？

郭 唔，一件很要緊的事情！

母 平兒，我這次的病，可真不輕呀！

張（拿茶出）是呀，少爺您沒見，我打電話給您那一晚，老太太的病才厲害

呢！把我可嚇壞了！

郭 後來，那位村田大夫瞧了，就好的麼？

張 是，此後就慢慢兒好起來了！

母 唔，你又沒有空回來，我那時候迷迷糊糊的，只當是沒有望的了……

郭 不會的，媽，你現在又和沒病的時候一樣了！

張 還比害病之前瘦哪——

母 張媽，你去預備點兒少爺愛吃的菜，少爺吃了晚飯，就要去的。

張 是。（下）

母 唔，平兒，真奇怪，我從前鬧病的時候，從來不曾想到過死，可是這一次，

我怕，我深怕見不着你了！

郭 不會的，媽，你還有得活呢！

母 怕是不長久了……唔，樹老怕風，年數到了……唔。

郭 不，您今年才六十三……

母 好，六十三，鬼門關——平兒，我怕過不了今年這個關口……

郭（笑）媽，您又相信迷信了，人家八十九十，怎麼活的？

母 唔，我可不成：人家福氣好，從小就享福，我呢？

郭 唔，媽年輕的時候，實在太辛苦了！只怨……

母 平兒，我一點兒也不怨你早死了的爸爸！唔，他沒有活滿三十歲就死了，可憐他一天好日子也沒過着……

郭 媽，爸爸的事情，就別再去想了。

母 唔，算命先生說我老運很好！這話真沒有錯，近幾年來，你跟着應家二少爺，做着那麼大的官，我死了也威風了！嘿嘿，不是麼！俗語說：望子成龍，平兒，你可給我望到了！

郭 媽。

母 唔，平兒，我只有一件事，還不稱心如意……

郭（笑）媽，我猜你準是說我還沒給你老人家娶過兒媳婦，養個孫兒孫女抱抱，是不是？

母 是呀，我病着的時候，只是想：要是有一個兒媳婦招呼招呼我，可多美呀！郭 是的。

母 平兒，平時倒還不大覺得，反正我是慣了，可是病了，才真想有這麼一個人呢！……自然，能有孫兒孫女在病床前面叫我一聲，那更好了！

郭 病着的時候是這樣的……

母 我心想：辛苦了一輩子，活到六十三歲，死了，連孫兒孫女也沒半個，還依舊是一個沒人照顧的老孤寡，那……

郭（抱歉地）媽！

母 平兒，這次我病好了之後，却下着決心，不管你願意不願意，我可已經托付

隔壁的李大叔給你做媒了……

郭 是麼？

母 我病好了之後，寫信要你回來，就是爲了這個，跟你商量商量，唔，是西城黃閣老同黃家的閨女，什麼多已經講妥了，只等你自己一句話。

郭 媽，呃，你幹麼這樣着急呢，我……

母 嚟囉，我可着急了！我還能活多久呵……

郭 你在信上怎麼不告訴我呢？

母 此刻你來了，不遲呀……唔，平兒，相片我看過了，人是挺好不過的。（走）我去拿來給你自己看……

郭 媽，不用去拿……

母 那，我們一道進去看……

郭 我不要去，媽！

母（固執地）我非要看！

郭媽，我已經有人了！

母（高興了）是麼？

郭真的！

母那你幹麼不早告訴我呀！

郭唔，我怕媽，你不答應——

母怎末又是一個新派女子麼？新派女子我可還是不能答應——我說，平兒，你還是看看裏屋那張照片吧，這個人——

郭媽，我那個人——

母要是個新派女子，你可就不用談！

郭媽不是不贊成新派女子不學老年人的規矩，不會孝順公婆麼？

母我就看不順眼——

郭 我那個人雖是個新派，可是好，挺懂得老規矩，挺孝順老年人的。……她自

己的父母早就死了，媽，她一聽見你病了，惦记得什麼似的，早就要來照料你的病，陪你談談，像乾媽一樣的侍候你老人家的……

母 （笑）是麼？

郭 真的！

母 那也好……

郭 只是有一個條件，她一定要我家搬到南邊去，到上海去，才肯結婚的。

母 這可不成哪！

郭 媽，爲什麼？

母 應家二少爺，應長官能讓你離開他麼？

郭 死……

母 再說，你離開了他，還有這麼大的官做麼？

郭 媽，我不想做官了！這樣的官，還做它幹麼？

母 你瘋了，平兒！有官，爲什麼不做；唉，我辛苦了一輩子，望子成龍，你却

……

郭 呃，她很有錢……

母 有錢？

郭 她有三萬塊錢呢！

母 呵，三萬，不少呀！

郭 是呀，另外還有值好幾千塊錢的首飾跟衣服什麼的……

母 不，平兒，我們是苦出身，不應該娶這麼有錢的女人做媳婦……

郭 不，錢多錢少不希望，這人可真太好了！聰敏，能幹，又還愛國……

母 怎麼叫愛國不愛國？

郭 呃，她……

（室內鐘打四點）

郭 媽，我得出去一趟。

母 剛回來，怎麼又要出去？

郭 出去有點事情。

母 平兒，我覺得你今天回來，心神不定，你有什麼心事麼？

郭 沒有什麼。我一會兒就回來的。（入西屋）

母 帽子找得着麼？

郭 （在內）看見了……（在內接電話）媽，這電話壞了麼？

母 沒有呀。……你不在家，我們就難得用它，呵，你拍拍看，昨天隔壁李大叔來借打，打了半天才打通的……

郭 呵，好了，通了……喂，喂……方才一個姓郁的戶頭，要提的款子，此刻有了麼？……就可以取了麼？……唔……唔……

(郭平取帽出)

母 平兒，你一定回來吃晚飯呀。

郭 是，我說了：馬上就回來的。

母 我已經叫張媽預備好你愛吃的小菜了！

郭 媽，家裏有小皮箱麼？

母 你留在家裏那隻，在我房裏。你要用，叫張媽拿來……
郭 我自己去……(入右屋)

(李大叔從大門入)

李 郭太太。

母 李大叔您好？

李 好，聽說你家少爺，回來了，是麼？
母 是回來了。

(郭平提小箱上)

李 呵，少爺！

郭 您好，李大叔！

李 好，好！

郭 李大叔，不陪您，我要出去一會兒。

李 不客氣，您請便就是！

母 平兒，一定回來吃晚飯呀！我叫張媽給你預——

郭 知道了，媽！（匆匆出）

(張媽送茶上，即入)

母 李大叔，就這兒請坐吧。

李 是，這兒涼快些。(坐)那相片，你家少爺看過了吧？

母 對不起，李大叔，他還沒有看呢。剛回來，又出去了。

李 那是的，少爺做那麼大的官，難得回一趟京，自然很忙的。

母 我把這事兒對他提了一下……

李 少爺怎樣說？

母 他好像自己已經看上了人了！

李 唔，唔，我原說：像少爺這樣坐大官的人，一定是……

母 要是這邊不成的話，還得麻煩李大叔：好生對黃公館說一說得請您包攬着點兒……

李 那當然，當然！

母 真的，怪不好意思對李大叔的……

李 那沒有關係，我是只消有喜酒喝，那兒都一樣，哈哈……恭喜您了！什麼時候要進來？

母 什麼都還說不上，這孩子三句沒兩句撿邊兒，就匆匆忙忙的出去了！

李 說不定出去有應酬，坐這麼大官的——

母 (高興地) 李大叔，我家平兒還不算大，應家二少爺，他，官才坐得大呢！做着長官，聽說就像一個小皇帝似的——

真好福氣呵！

母 這多是應老太太好心眼兒修來的。我年輕的時候，帶着我家平兒在她家裏，她對我們才好呢！所以我常常囑咐我家平兒，要他好好兒的忠心侍候長官，報報應老太太的恩德！

李 是，是，您也是好心眼兒有好報！

母 (自慙地) 唉！總算是苦出頭了！我祇指望早點娶個兒媳婦回來——

李 (羨慕地) 那是的，您就只等着做老太太，享福吧！

(張媽上來)

張 老太太，菜這就燒麼，還是等一等？

母 你先預備起來吧。

張 是。

母 該紅燒，該清蒸，你都記得麼？

張 知道。

母 留心火呀！

張 是。（下）

李 郭老太太，我想托您一件事！

母 什麼事？

李 我的第三個兒子福生原在瑞蚨翔綢緞舖做買賣的，近來因為走私不走私的，鬧得舖子裏買賣很清，快要給歇出來了！

母 啊，那末……

李 我想拜托您家少爺，在他衙門裏找點小差使幹幹，不知可有這福氣？

母 那，等他回來了，我告訴他。想是總有辦法的，不是有很多人往幾東那邊去找事幹麼！

李 對了，聽說，幾東那邊，近來很好，去了，就有財發的！呵，您說聽說麼？一個姓程的，原是跟友邦什麼少校接電話的聽差兒的，近來也做了大局長，管着幾條鐵路，每天可以賺不少錢呢！我家福生能有這福氣就……

母 是的，我一定托平兒給您想想法子……

李 那末，謝謝您……我走了。

母 不，李大叔，我家平兒難得回來，您在這兒陪他吃了晚飯去。

李 謝謝，唔，我回頭還有點兒事情，再見！

母 再見！您真客氣！

（李出）。

（郭母收拾一下，將進去）

(郭平匆匆提小箱回來)

郭媽！

母 呵，真的這樣快就回來了……

郭 我只是去取點東西。媽，我出去之後有電話來麼？

母 沒有。沒有誰打電話來……

郭 唔。(打開箱子)

母 是什麼？

郭 (連忙又關上) 我們到裏屋去吧，這兒！(回顧) 張媽！

母 什麼呀？張媽在廚房裏做菜呢！

郭 (取出一大束鈔票) 媽，你瞧！

母 這麼多的錢？

郭 媽，多着呢！這先給你五千塊！

母 呵，快讓我藏起來吧！（取）回頭！

郭 媽，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母 什麼事？

郭 媽，呃——（不大敢出口）媽，你馬上就動身！

母 馬上就動身？你要我往那兒去？

郭 你先到上海去，回頭，我們跟着就來！唔，你最好是今天就走，趕快越好！

母 （把鈔票放下）平兒，你怎麼了？講話這麼不接邊兒的？

郭 沒，媽，沒有什麼！

母 我先看你就有點兒慌張，你這些錢是——

郭 媽，你先用開，你拿着錢快些離開此地就是了！

母 我一定得問個明白！你說：這些錢是那兒來的？

郭 媽，叫你別問，你就不問得了！

母 不能，這不能夠！你得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郭 你不要我就收起來了！

母 平兒，我們雖然出身很窮苦，可是我一生也苦過去了！現在你跟着長官有官做，我就很高興了！錢，我們不能要不明不白的錢！平兒，我平常是怎樣教訓你的？做人第一要忠；第二是孝；第三……

郭 媽，我不是多依照你的話來着？

母 可是，今天，你這些錢！

郭 這些錢，我不是對你提過了麼？就是那個女人的錢！

母 那個女人的錢，那末爲什麼要我離開這兒？

郭 不是告訴你了麼？她要我家搬到南邊去了才肯結婚！

母 結婚，回到南邊去，爲什麼今天，馬上要離開這兒呢？平兒，不對，你方才說話的神氣！

郭 媽，沒有什麼？只怕你在這兒不便！

母 呀？不便！

郭 死！，沒有什麼，媽，沒有什麼不便！

母 平兒，你，你別含糊，今天要不把話說清楚，我就不能放過你！

郭 真的沒有什麼，媽！

母 唉！我也不用活了！滾，你給我滾！把這些錢拿走，什麼女人的錢；什麼在

這兒不便！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郭 媽！

母 好，我反正也活夠了！讓我乾脆死了，任便你怎麼樣吧！

（要去觸牆的樣子）

郭 （把她拉住）媽，我沒有怎麼樣？

母 沒有怎麼樣，你想怎麼樣？

郭 呢，呢！

母 平兒，那末對我說，媽是生養你的人呀！那有兒子對媽不說實話的道理呢！

郭 呢！

母 孩子，我看你是很苦惱的樣子。

郭 媽，你這脾氣，真叫我很苦惱！人家有要緊的事情，你偏是這麼扭着人不放！

母 你說就是了，既是要緊的事情，媽沒有攔扭着你的道理！

郭 （鄭重，細聲地）媽！我要刺死應爾康！

母 （大驚）呀！平兒，你瘋了！

郭 沒有！我一點兒也沒有瘋！

母 不瘋？這事情做得麼？

郭 媽，做得，一點兒也沒有危險！（指手上的戒指）這，這戒指裏面藏得有毒

藥！媽，你走，家裏的東西，什麼也不要了，反正我們有的是錢！等你逃走了，我就把這毒藥給他喝，他就像睡覺一樣不會再醒了！我馬上就到你那兒去！

母 你爲什麼要毒死？

郭 因爲他是漢奸，賣國的漢奸。

母 不能！平兒，你要殺了他，殺了應家二少爺，那你就殺了你自己！就是殺了我！

郭 爲什麼？

母 你忘了，他是吃我的奶長大的！——唔，在你哥哥生下來時候，我們家裏窮得沒有飯吃，你爸爸只得把你哥送進了育嬰堂，我到應家去做奶媽，應老太太待我好，我把應二少爺當做自己的兒子，你哥哥一樣看待，一直帶領

他到八歲了，我才離開應家，你現在要刺死他，那還不是刺死我麼？

郭

母 你，你出世不到一年，你爸爸就拋下我們死，死了，你我母子兩口，眼着着

就要餓死了，我抱着你去求應老太太，多承她老人家看在我是二少爺的奶媽道情份上，讓我在她家裏做個用人，才能養活你，叫我們郭家不絕代，！你從小在應家長大的，這些事情難道多忘了？這麼大的恩德，你不好好的圖報，你，唔，你這忘恩負義的東西！

郭 媽，報個人的恩，這事情小！你也不懂得大義滅親這道理麼？應爾康是漢奸，賣國賊！他……

母 好，大義滅親，你這不忠不孝的東西，我也不認你是兒子了，好，讓我叫人來把你抓到衙門裏去搶鑒！（走）

郭 去，你儘管去叫人來抓我去搶鑒！媽，我一點不怨你！

母 (站住了看着他)……

郭 反正這種生活我已經不願意再過了！

母 (回來) 你真發瘋了，好好的做着官，有什麼不好的！

郭 官，媽，我已經明白我不是做官，是做走狗！

母 胡說！

郭 狗，吃了賊的飯，就保護賊，吃了強盜的飯，就給強盜守門，那是因為狗不知道賊跟強盜是壞人，不知道牠守的東西是偷來的搶來的！可是我是人呀，我為什麼要保護應爾康這樣的漢奸，賣國賊？我為什麼要給搶我們國土的強盜守門？

母 你怎麼好幾年來，過到現在的？幾年過去了，此刻怎麼！

郭 那是因為我受了騙，我不知道自己是狗，不知道我保護的是賊是強盜！現在我明白了，我要做人，我不再做狗！

母 我不許你胡來！

郭 媽，你不是望子成龍麼？爲什麼逼着我非做狗不行呢？我還是這樣年紀輕輕的男兒漢，什麼事情不好做，要做走狗的走狗，漢奸的副官！媽，在我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我真沒有面目見人了！

母 孩子，你再平心靜氣的想一想！

郭 我不再用再想，我想得太多了！

母 你忘了忠孝兩個字的道理。

郭 我完全沒有忘掉，我更懂得忠孝這兩個字的意思了！

母 那你怎麼會——

郭 媽，我們不能忠於漢奸，孝順敵人！我們應該忠於國家，對我們民族的祖先盡孝道！你以爲應爾康是好人麼？他做漢奸賣國不用說了，說你懂得的事情呢：你是他的奶媽，可是你病了，他爲什麼不讓我來看看你？

母 那是因爲他忙？

郭 方緯老伯伯你是知道的，他不是應爾康的叔父，他的大恩人麼？可是因爲方緯老伯伯不贊成他做漢奸，他就把方緯老伯伯逼得跳火車自殺了！媽，再告訴你：因爲應爾康做了漢奸，他們應家的祠堂，祖宗的坟墓，都被衆人打毀了，挖掉了！衆人都！

母 不許胡說！

郭 反正跟你講不清，我走了！（走）

母 （攔住）你到那兒去？

郭 你別管我！（閃開）

母 好，你頭裏走，我後面跟着，看你往那兒去！

郭 （無可奈何地）媽，你要我怎麼樣？

母 我要你拋了這個糊塗念頭，要不，我跟你就沒有完！

郭 媽，你這勁兒，真……

母 平兒，媽是六十三歲的人了，還能活多久？你這樣！（老淚縱橫了）

郭 媽！

（電話鈴響了）

郭 媽，我去接電話！

母 不成！你要不答應我的話，你就別想離開我，我跟你拼了！

郭 答應你什麼話？

母 答應我，你拋了這個糊塗念頭！你說不了！

（電話鈴子又響）

郭 媽，我不了！

母 （指天空，這時天空正起着紅霞）太陽還沒有下山，你對着天起個誓！

郭 媽，這你何苦呢？我說：我不了！

不成，你得起誓！

（電話鈴子再響）

郭 好，媽，你說我該怎麼樣起誓吧！我對着天答應你！

母 平兒，我相信了！這樣才是我的好兒子！

郭 媽！

母 孩子，你差點把我氣瘋了！

郭 媽，再別提了吧，你的病剛好！

母 唔，只消你答應了我，就高興了，我去看看張媽，榮媽得怎麼樣了！（走）

郭 （進去接電話）喂，喂，你是誰？（握着耳機走在門口，一邊聽，一邊望母親，這時她已由右門入廚房去了）呵，魔魔！……怎麼辦？媽不肯走……是我全告訴她了……不告訴她，她就不肯走味……唔，告訴了，還是不肯走……不，不，她決不會告訴旁人的……她不會要我死呀……她告訴別人，那不

是要我死麼……所以……她不會的……唔，唔……我決不改型……今晚……

今晚我一定下手……是的……他平時是那個時候睡……好，你在你家裏候我……

……不必……汽車臨時雇好了……我一下手就到你那裏……唔，一同逃走……

……唔……逃到天津換火車南下……呵，媽，這我不管她了……我留下幾千塊……

錢給她老人家……隨她去吧……唔……我沒有法子勸說她……（縮進去……）

出來，收拾院子裏桌上的鈔票，留一部分在箱子裏把箱子送進西屋，由窗中……

看見他往壁上取什麼東西，出，手裏捧着一個小鏡框……媽！（急拉斷拉在鏡……

框後面的小繩子把鏡框放在衣袋裏，取帽，對右門）媽！再會了！（急出）……

（在右室內）平兒，平兒！（上，看）平兒那裏去了？……

（劉二爺提著好幾個包由外上）……

（放下包）您，就是郭老太太麼？……

是的，您那兒來？貴姓……

劉 我姓劉，南池子應公館叫送點東西來候候您！

母 啊，應二少爺家的，劉二爺，您請坐！張媽，（不應）……長官又賞賜這些東西，真不知該怎麼謝才……

劉 （挑選包）慢着，我有點迷糊了，那份是的？（想，認）啊，對了，這是東陽補藥，聽說您病了才好？

母 謝謝，謝謝，東陽補藥，好極了！謝謝，謝謝！

劉 您吃得好，還有，我瞧見那邊多着呢，像是友邦朋友送的！

母 啊，啊，真是不知該怎麼謝應太太了！

劉 我們老爺今天回家來了。

母 啊，他自己回來了？唔，平兒怎麼說，二少爺沒有事，讓他請假的呢？

劉 是，顧問老爺陪來的，在家裏只耽了一會兒，就跟顧問老爺出去有事了。

母 張媽！

張 (在內) 咳。

母 拿茶來呀！

劉 不用客氣，我就走。

母 不，那有茶也不喝，就走的——

(張媽送茶上)

劉 (喝了) 好，再見，您啦！

母 請您等一等。張媽，你去把我的拐杖取來。

劉 您要出門？

(張媽入)

母 跟您一路走，我得去跟廳長官叩頭，請安！

劉 我看您就得了，他忙得很！

母 不，他賞了我這些東西我一定得——

劉 東西反正多得是，他自己那兒用得了……

母 我一定得去謝恩的！……我還得跟二少爺談談去。

劉 有什麼事請求我們老爺麼？

母 我要告訴他一件事……二爺你不知道，我家平兒，今天可真糊塗了，他！

劉 他怎麼樣？

母 哼，他差點兒闖下一個大亂子，要沒有我，可真糟了！……所以我得告訴二少爺去，請他以後得好好兒管管教我家平兒才是，要不然……

劉 （不感興趣地）那末，我先走，我還得送這些到別人家去的，再見！（取物出）

（張媽出）

母 （接過張媽拿來的拐杖）張媽，你把這東西拿進去，藏了，我出去串一會兒

門，飯好了，就請少爺先吃。

張 是！

母 （慢慢地走，又回）張媽！

張 咳！

母 少爺許是累了，到裏屋睡覺去了，你飯好了，看他醒沒醒？沒有醒，就不用吵醒他，讓他睡好了起來，再吃！

張 知道了，（入）

（郭母慢慢地往外走）

——幕——

第五幕

人：

都監

小 養

郭 平

衛隊長

衛兵甲

乙

應雨蓀

郭母

時：

當晚

景：

第三幕的原景——郝鳳麗北通寓所內。

幕開，舞台上光度暗淡，窗外柳梢拂動，較遠處有紅光映着天幕。

隱約的有打着梆子叫賣「硬麵饅饅」的一聲兩聲。

郝鳳麗在室內不安地走動着，一會兒坐下，剛坐下又立了起來，走去取着烟盤吸，再走動，站到窗子前去，對着紅光遙看。

門響動，麗麗回頭，進來的是小香。

香 小姐，不早了，怎麼還不睡？

郁 唔，我還得耽一會兒再去睡……

香 這電燈泡壞了麼？

郁 不是……

香 （想走去開燈）那末……

郁 不，小香，……你瞧，那燒書的火堆……（扔掉烟蒂）

香 呵，小姐，您關了燈，在這兒看火……

郁 ……

香 小姐，這麼些書，為什麼要多燒掉呢？

郁 唔，燒了兩天兩夜了……聽說玉田一縣總共就燒了十二萬本書，這兒該更多

了！……小香，你妹妹贖回來了沒有？

香 白天裏多謝副官老爺賞了錢，我媽拿回去往白面館裏去贖了。

郁 你爸該不會把這錢又拿去買了白面來抽吧。

香 不會的，媽拿了錢，親自去贖的。……媽說，明天要帶了我妹妹來給小姐跟

副官老爺叩頭，謝這救命的恩呢！

郁 那到不必！……（不安定地又走動）

香 （看着窗外，突然）……咳，小姐！

郁 （立定）怎麼？

香 （指）兩個人，那邊兩個人偷偷走過來了，你瞧，是不是賊？

郁 （並不有興趣地）唔，是警察吧……

香 不，像是兩個學生，走到火堆跟前來了！……

郁 兩個學生？

香 他們把竹竿往火堆裏挑舊了！……

（窗外紅光更大）

柳 往火堆挑書？

香 是的，呵，他們從火堆裏弄出幾本書來，搶着就跑了，拼命的跑了！

柳 唔！有人要把這些書燒掉，却偏偏有人會拚着命從火堆裏搶回去……（順手又拿一支香煙來）

（小香給她擦了点煙）

（麗麗吐着煙圈，立刻又衝破了面前的煙霧，走動，看手表，聽了聽……）

柳 小香，（自己去扭開了一盞電燈，室內大亮）你去看裏面的鐘，幾點了？

香 小姐手上的表，不是很準嗎？

柳 你去看！

（小香進臥室）

（麗麗重重地躺在沙發裏）

香 （在內）小姐，十點鐘過十分……

郁（看看自己手上的表）……唔，十點十分！（頓時憶起了什麼似的，突然立起）呀？也是十點十分！怎麼這樣巧？

（小香出）

香 什麼呀？小姐……

郁 呵，沒有什麼。……你去睡吧……

香（笑）小姐，你今晚是等什麼人呢？

郁 不等誰。

香 小姐，你要是還有一些時候才睡的話，我去給你燒點酒，夜來吃吃……

郁 我不餓，（坐下）

香 小姐沒有別的吩咐了麼？

郁 唔……

香 那末，我去睡了（走）

郁 小香。

香 (立定) 小姐，你……

郁 嗯，慢着，……你要是不大想睡，那末，就在這兒耽一會兒陪陪我也好！

香 是，小姐。(回來，取一個沙法靠墊給她坐得舒服點)

郁 小香，有酒麼？

香 有呀，啤酒……

郁 啤酒不要！前次買的葡萄酒還有麼？

香 有，還有一瓶……

郁 快去拿來！

香 是……(有點奇異地) 你此刻就喝麼？

郁 對了，我此刻想喝點酒……(立起) 小香，一個多月之前的一個晚上，也是這個時候，一點也不錯，十點十分，在上海，我喝酒……哈哈，那才痛快呢！

喝了很多的葡萄酒，（回憶，自語）我記得，我們喝酒的時候，窗子外面還有人唱着歌的……唔，那天晚上……喝了酒，就……

香（微笑）喝了酒，就怎麼樣？

郁呵，沒有怎麼樣？小香，從那一次之後，我就沒有喝過酒……

香今晚……

郁今晚巧極了！也是十點十分……可是人……（傷懷）

香小姐，他怎麼樣了？

郁誰怎麼樣？

香那個……

郁沒有誰……沒有怎麼樣……呵，你去吧……（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中）

（小香悄悄地出）

郁（自語）……耀華……我沒有辜負你……沒有辜負我們的計劃……今晚……

哈哈……今晚我們要成功了……可是你，耀華！可惜你太性急了……看不到我們的成功你就……（咽着喉頭說不下去）

（樓下電鈴響）

（麗麗突然興奮起來）

都 他來了……耀華！我們成功了！

（麗麗緊張着到門前）

（聲音到門外）

都 平！

郭 （入）麗麗！

都 平！

郭 ………（顯然是不對勁兒）

都 （着急）怎麼樣？

郭 呃……（脫下自己手上那個戒指，遞給魔魔）

郁 （接過來）成功了麼？

郭 （搖搖頭）

郁 （大驚失色）呀——

郭 沒，沒有成功！

郁 怎麼回事？

郭 （走去坐下）呃——

郁 （追過來）說，快說呀！

郭 他沒有回來！

郁 誰沒有回來？

郭 應爾康！

郁 是走漏了風聲，躲起來了麼？

郭 不是的。

郁 那末是怎麼回事呢？

郭 他，他……

郁 他平時，此刻不是已經睡了麼？

郭 他，下午，也到北平去了！

郁 呀——？也到北平去了？

郭 聽說今天有一個人要來賜春田，顧問太太的壽酒，他們有要緊的事情商量，可
是那個人沒有來，下午春田顧問就陪他去北平了！

郁 怎麼到此刻還沒回來呢？

郭 呢，我方才到秘書長那兒去打聽了來，說是臨走的時候，他關照秘書長，叫
有要緊的事情，就打電話到南池子他家裏……

郁 他打過電話了麼？

郭 這兒沒有什麼事情，秘書長也就沒有打電話給他。……許是遲了趕不及回來，他就宿在南池子他那位井上太太那兒了！

郁

郭 (相顧無言)——

郁 怎麼辦？

郭 你說怎麼辦？

郁 你媽，她老人家該不會走風吧？

郭 不會的！——

郁 你電話裏不是說：她死也不願意走，她不許你這樣做麼？

郭 她是反對的！

郁 那她不會告訴別人？

郭 不會的！

郁 你怎麼知道？

郭 這於她有什麼好處呢？她明明知道這不是好玩的事情，把這樣的事情告訴了別人，那我就會沒有命的！你想她怎麼會肯要我死呢？

郁 你臨走的時候她怎麼樣？

郭 她說倒是說過：要是我不依她的話；她要出去叫人來抓我去槍斃的……

郁 是麼？那末……

郭 後來我答應了她：我不這樣做了。

郁 她相信你麼？

郭 她要我發誓，我就發誓了！

郁 你臨走的時候，她怎麼樣？

郭 我沒有告訴她，我在電話裏跟你說完了話，把錢留下一部分給她，我就走了！

郁 你以爲一回到這兒，就可以成功了？

郭 誰知道應爾康也到北平去了，而且偏偏今天晚上還住在那邊呢！

郁 （嘆氣）……

郭 麗麗，要不，此刻我們準是已經成功了，已經雇了汽車悄悄地逃到天津去，搭上火車走了！

郁 唔，本來是這樣想的。

郭 麗麗，我想此後，我是見不到我媽了……（從袋取出那個小鏡框來）所以臨走的時候，把她這張照片帶出來了！（脈脈地看着手裏的照片）

郁 給我看！（接過去看）

郭 麗麗，她不許我這樣做，她雖然是這樣的頑固，不通大道理，可是，她畢竟是我的媽呀！

郁 那是的！

郭 (接過照片去) 可憐她年輕的時候，吃過那麼多的苦，只有我這一個兒子！

現在六十三歲了…… (沉入懷想的深思中)

(外面隱約的一兩聲「硬拐絆絆」的叫賣聲之外，又添了篇篇篇的賣物聲)

都 平！

郭 (突然被叫醒似的) …… 呃，魔魔……

都 現在怎麼辦呢？

郭 呃，現在……

都

郭 我想至遲明天這個時候，一定可以成功了！我們還是依照原來的計劃……

都 不，不能等到明天了！

郭 爲什麼？

都 唔……

郭麗麗，你放心！我媽她決不會告訴別人！

郁 我們今晚一定得離開這兒！

郭 爲什麼？

郁 小香好像有點知道了！

郭 呀——？她知道了？

郁 是我這樣想：這丫頭很聰敏，她也許已經看出我今晚的樣子，有點不同……

郭 呃……

郁 平，今晚我實在太興奮了，我以爲我們一定可以成功的！

郭 小香知道了，怎麼好……

郁 也許是我的多疑。

郭 我們得想法子安排小香一下……

郁 既是不成功，你此刻倒不該來……

郭 呢——

郁 道不會叫小香更懷疑麼？

郭 我怕你等着急了！

郁 這是真的……

郭 那末我現在馬上就回去。

郁 可是事情怎麼辦呢？

郭 明天，呢，明天……

（電話鈴子響了）

郁 呀——？此刻有誰打電話來？

郭 ——（拿起電話耳機來，將接）

（輕聲，阻止他）你怎麼可以——（搶過來接）——喂，喂——（學小香的

聲調）您那兒呀？……請問您是那兒？……你是誰？……我們郁小姐已經睡

了！你是誰……喂，喂，喂……（握着耳機呆住了）

郭 誰？

郁 （突然放下耳機）糟了！

郭 誰呀？

郁 不肯說！

郭 不肯說？

郁 好像是衛隊長的口音！

郭 呃，呃……

郁 平！我們趕快逃吧！

郭 逃？

郁 這個電話一定有鬼！

郭 ——（拔手槍）我做他媽的！

郭 別慌了，逃走要緊！

郭 不，麗麗，在我還沒有下手刺着顧爾康之前，我就逃走，我太對不住你了！

（外面有汽車聲）

郝 聽，外面……

（汽車聲）

郭 汽車？

郝 平，你快走吧！快！

郭 你呢？

郝 你先顧你自己，我……（急入內室）

（郭平拔手槍將走）

（門開）

（郭平舉手槍對門）

(小香拿一瓶酒上)

郭 呵，是你！(放下手槍)

香 副官老爺，喝酒吧！

郭 ！

(小香開瓶，倒滿一杯酒)

(樓下有人聲)

郭 媽的！(舉手槍，衝出)

(小香倒第二杯)

(有人上樓梯聲)

郭 (在門外) 誰？

聲 呵，老郭，你真在這兒！

郭 媽的，老子打死你這狗！

崩 (郭平射擊聲)

香 呀！小姐！小姐！

(門外幾聲槍)，

(人倒地聲)

衛 (在外) 老郭，誰叫你開槍的呢！

(麗麗急出，跑到窗前)

香 小姐！

(門半開)

(衛隊長衝入)

衛 站住！(舉手槍)

香 呀！(駭)

(麗麗站定)

衛 (手槍對麗麗)舉手！

郝 ！——(舉手)

(衛兵甲入)

衛 搜搜她身上有槍沒有！

(甲搜麗麗身上)

甲 報告，空手！

衛 看住她們！

甲 是！(用槍對住麗麗)

衛 (對門外)哈哈，老郭，進來呀，傷得很重麼？

(衛兵乙拉右手流血的郭平入)

(麗麗和郭平對看)

(小香想走出去)

衛 不許動！你得在這兒做個證人！

（小唇不動）

衛 哈哈，你們做了什麼好事情了？

（衛兵甲乙笑）

郭 （覺得他們的態度並不嚴重，莫明其妙地）老衛！怎麼回事？

衛 嘿，你還來問我？

郭 老衛，你……

衛 朋友，你就不用提了！真是，現在還有什麼好說的呢？你這小子自己太沒有分寸：天下有的是娘兒們，你愛就娶一個回來做老婆，不高興的話就嫖一個痛快，有什麼不好的，偏偏要來割長官的鞭子，你這不是刀口上舔血麼？

郭 老衛，你是說這們，爲了這個……

衛 哈哈，不是這個，還爲什麼？

郭（放心了些）呵，那末，麗麗，這事情……

都（也有點莫明其妙地看各人的臉色）……

郭老衛，你我是老朋友，何必……

衛哈哈，老朋友，我這叫奉命捉姦！沒有法子……

郭（懂了）這，這真是怎麼回事呀！

（外面汽車聲）

（樓下敬禮聲）

（應爾康入）

（衛等敬禮）

應
呼！

（麗麗怒目視）

（郭平低頭）

應 (坐下)……你們還有話說麼？

(沒有回答)

應 (看麗麗，看郭平) 郭平，你這混蛋！誰叫你這樣做？

(郭平不答)

應 說出主使的人來！

郭 ……(知道不是衛想的那回事了)

應 誰指使你的？

郭 ……

應 是趙(指麗麗)主謀是不是？

郭 ……

應 (對麗麗)你說！

郭 沒有什麼好說的！

應 你是受了誰的指使來刺我的？

（衛等大悟，各人緊張起來）

應 說呀，誰指使你的？

郁 你自己！

應 哼！此刻還是你說笑話的時候？

郁

應 你乾脆說了吧，我知道你是上了人家的當！我是很能原諒你的！

郁

應 你說：是不是有人利用你，指使你來刺我，因為沒有下手的機會，你就誘惑

郭平這蠢東西了！（看郭平）

郭

應 郭平是上了你的當，你是上了別人的當！我知道。你們兩個全是好人！對我

也絕無惡意，所以我能原諒你們，只消你們說出那個人來，我對你們兩個，絕對從寬辦理，不加深究！……麗麗，你說：誰指使你的？

郁……是反對漢奸，不願意做亡國奴的人指使我的！是二十二縣每一個老百姓指使我的！是全國國民，愛國同胞指使我的！

應……哼，你別死了還不知死！
郁……你這人人可殺的……

（應急指揮衛隊長）
郁……漢奸！賣國……

（被衛隊長一記嘴巴打住了）
應……拉出去！重重的拷打，看他們招不招！

（衛兵甲乙拉麗麗和郭平到門外去）

應……（指小香）你……

(小香厥極)

(門外拷打聲)

應 你說！不說我打死你！

(小香哭)

衛 你說就是了，不要緊的！

香 老，老爺，我不知道！

(外面拷打聲)

(郭平叫喚)

應 他一個人常常到這兒來麼？

香 嗯……跟老爺常來！

應 混蛋！他一個人常來麼？

香 來，來過的！

應 還有別人來過麼？

香 沒有……

（外面拷打聲）

（壓壓慘叫）

應 她常常出去麼？

香 ……不，不常出去？

應 不出去？

香 剛來的時候，常常到老爺那兒去，近來不大出去……

應 來往的信多麼？

香 剛來的時候寄過一封信……

應 沒有寄來的？

香 昨天有一封信來……

應 從什麼地方？姓什麼？

香 我，我不識字，不知道……

（外面拷打聲）

應 就沒有別的信了麼？

香 今天早晨寄了一封快信！

應 往那兒寄的？你知道麼？

香 北平，姓，嗯，姓梁的……

應 姓梁？

香 ……叫梁安東！

應 北平什麼地方知道麼？

香 不知道……

（外面拷打聲）

（兩人慘叫）

應 帶進來！

衝 帶進來！

（鮮血淋漓，滿身創傷的兩個人被拉了進來）

唉 （兩人慘叫，同時跌在地上）

應 現在招不招？

（沒有回答）

應 好，你們不招，我全知道了！

（沒有聲音）

應 你們的機關在北平是不是？

都 機關！我們的機關……！

應 對了，還是快說了吧，你們的機關在北平什麼地方？

郁 我們的機關，在，在——

應 在什麼地方？

郁 在全中國！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應 哼哼！

應 那末主使的人呢？是不是那姓梁的安東？

郁 唉！（極端痛苦地）安東！不，耀華！我，我辜負了你！

應 什麼？耀華？湯耀華！原來你們的離婚是假的？

郁 ——

應 （大怒）好，你們鬧的好把戲！來呀！

衛 是！

應 拉下去罷了！

衛是——（指揮甲乙）

應——（給衛隊長耳語）

衛（點頭）是——（對甲乙）快，拉下去！

（甲乙拉麗麗和郭平到門前）

（門外，樓下聲音）

聲（許多聲音）嘩——你什麼人——去去——嘩——喂——去——（各種聲音）

應（駭）呀——？（往後退）

（甲乙等站住了）

聲——嘩——去——不許上去——不許——開槍——開槍了——

（樓梯上的急促聲）

應呀——？

（衛隊長拔手槍）

（郭母跌入）

母（見郭平的傷，血）平兒！（抱住）

郭媽！

（郭母泣不成聲）

應拉去斃了！

兵是！

母（一手拉着兒子，一面對應）二少爺……長官……你饒了他的命……

應不能！

母你不能留他的命麼？……是我救了你的命……我不許他剋你……我告訴了你

郭媽……是……你……告訴……他的？是你——！

都（恨極）唉！

母

——二少爺——長官——我求你——（跪下）——求你饒了我兒子——饒了他的命——我只有這個兒子，你知道的——你留下我郭家一條根——讓我家人絕

代——二少爺——我來生變豬變狗報你的恩——

應

（命令兵等）——拉去斃了！

兵

是！

（兵拉郭平，郭母也拉着不肯放手）

（郭平的袋被拉破了，那個小鏡框掉了下來，打碎在地上）

（郭母一鬆手，兒子被拉走）

（郭母爬起來，追，被站在門外的兵攔住了，轉身對應）

母

二少爺——我救了你的命——我告訴了你——我救了你——你不救我兒子！你

應

啪啪（外面槍聲一響）

母 呀——！（跌倒）

（小香哭）

啪（槍聲再響）

母（瘋了似的衝出去）

（衛隊長來）

衛 報告長官，槍斃了！

應 女的呢？

衛 她聽見槍聲一響就昏過去了！

應 弄醒了，抬上來！

衛 是！（下）

（小香在哭）

(應爾康打呵欠)

(兵甲乙抬麗麗上)

(衛隊長跟上)

衛 醒了麼？

兵 沒有醒！

衛 放下！

(麗麗被放在地上)

郁 (醒) 唉！

(小香停止哭泣注視)

郁 (支起點來，看) 呀——？我在那兒了——

香 小姐！

郁 我沒有死——沒有槍斃我麼？——

應 哼，讓你陪人家死一死，槍斃的味兒你嘗到了吧！

郁 唉！

應 你不招出主使的人來，痛苦有得吃的！

郁

應 魔鬼——

郁 死——讓我快些死啊！

應 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衛 你還是說了吧，只消說出指使的人來，是誰指使你的！

郁 （慢慢兒想坐起來，小香扶她）——請你們給我一口水喝！

（衛隊長看應）

應 給她！

衛 是！（把桌上杯子裏的葡萄酒給她一杯）

(小香接)

(外面一聲洪亮悠長的火車氣笛聲)

柳

(艱難地，可是興奮地剝掉手上戒指上的寶石，用嘴唇去吮了裏面的藥，接過杯子來，一飲而盡，舉杯) 耀華！(啪，杯子落地，碎，麗麗隨着倒下)

香

小姐！

(大家注視她)

(靜)

衛

(摸了摸她的呼吸) 報告長官：她死了！

應

時，便宜了她！

(小香低泣)

應

走！(打了一個大呵欠)

衛 是！報告長官：要命令勤務先點了燈，燒好烟麼？

應
唔。

(衛隊長走近電話)

(郭母瘋狂地衝進來)

母 (拉住應)……我救了你，可是你殺了我的兒子！你這沒良心的東西！你這狗！

應 (啪，給她一記耳光，掙開她)

母 (追上去) 我跟你拼命！我反正也不要活了！我這老命跟你拼了吧！

應 (一脚踢倒她) 媽的！老子也槍斃你！(對衛隊) 走！

是 (三人應聲)

(應跟着出走)

母 (爬起來，追上去指着正出門的應等)……你這狗！你這忘恩負義的禽獸！
……我兒子沒有殺你！總有人會殺你的！……(回身，對魔魔的尸身) 平兒

，孩子，我錯了！——唉——我——
香 老太太！

母 呵，你！還有沒死的人——

（兩人擁抱）

（遠處汽笛聲）

（燈暗）

（光圈照着地上魔魔的尸身和兩個相抱着的人）

——幕——

（完）

一九三七之春。

曾斌

1939
年

每月文藝叢刊

夏征農主編

阿英作：春風秋雨

四角五分

宋之的作：賜兒集

四角五分

尤兢作：夜光杯

五角

章泯作：我們的故鄉

五角

東平作：長夏城之戰

五角

興深作：走私

五角

每月文藝藝刊

夜光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再版

著者 尤 兢

主編者 夏 征 農

發行者

一般書店

總店 上海

分店 廣州漢民北路四十號

每冊實價五角

